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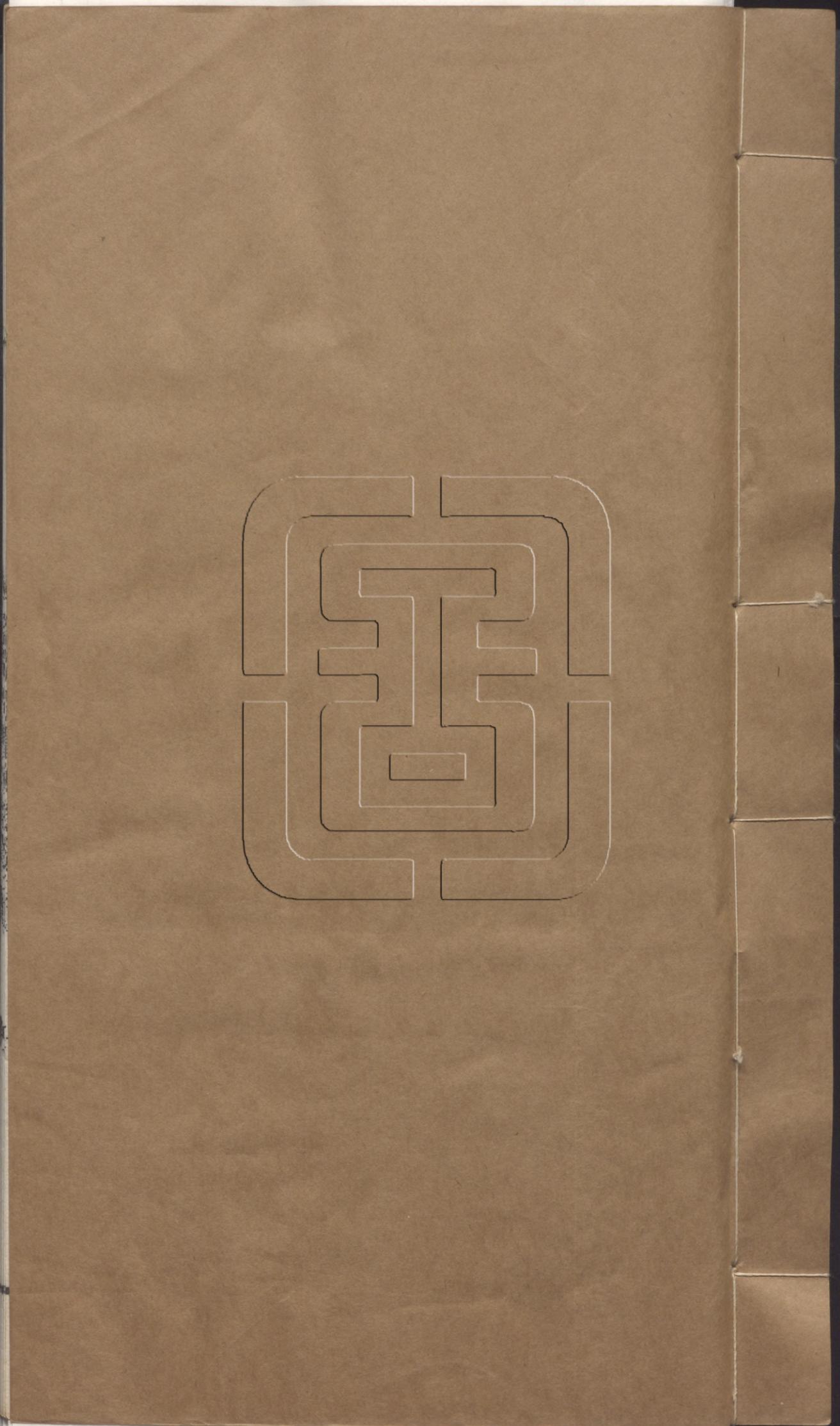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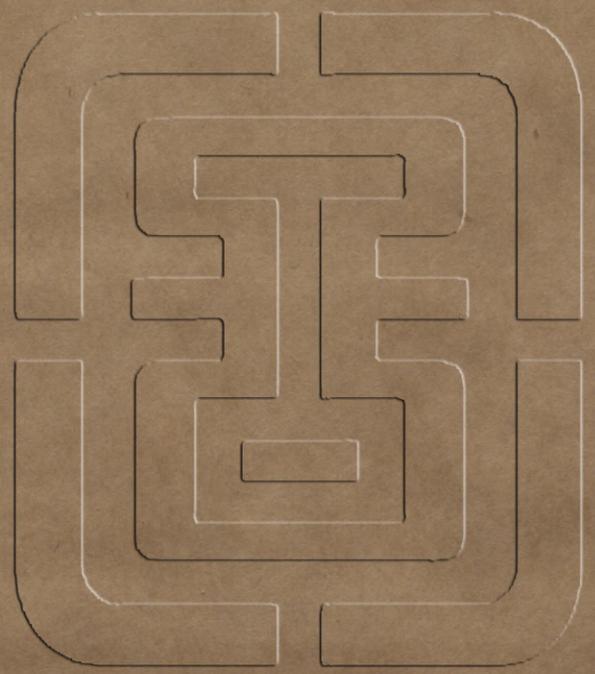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六

呂刑第二十六 周書十七

善化皮錫瑞

呂刑。傳曰。今文呂作甫。○馬鄭古文書序。列費誓。後今文不可攷。大甫惟墨子書引呂刑。為異。蓋今古文在列國時。已有異本矣。正義曰。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錫瑞謹案。詩崧高云。生甫及申。毛傳云。於周則有甫。有申。是甫之為國舊矣。甫其國也。呂其氏也。今文作甫。於義為長史。記匈奴傳曰。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鹽鐵論詔。聖篇御史曰。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

惟呂命王

○今文呂作甫。○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鄭元曰。書說周穆王以甫侯為相。論衡非韓篇。

曰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
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
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
家當以惟甫命王為句甫命王者甫侯言於王諫王任刑也鄭引
書說出書緯刑德放文鄭云甫侯為相又云呂侯受王命入為三
公者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
主之一相處乎內是相即三公之中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
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是甫侯於六卿
當為司空於三公為司空公司
寇掌刑典故得諫王任刑也

享國百年○今文享作饗○石經毋劾與史記載毋佚文饗國字

邵公百八十四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
出百三十四歲矣段玉裁說此用今文尚書毋佚甫刑也以連
老子邵公言之故曰傳稱後儒說穆王享國百年謂其壽數與仲
任說異矣錫瑞謹案史記周本紀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
云周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是史公已以百年為壽數非始後儒皇
甫謚帝王世紀曰穆王修德教會諸侯於塗山命呂侯為相或謂
之甫侯五十一歲王已百歲老耄以呂侯有賢能之德於是乃命
呂侯作呂刑之書五十五年王年百歲崩于祗宮亦同史記之文

然據毋佚篇言殷三宗周文王饗國年數皆數即位以後不兼數
未即位以前此云饗國百年與毋佚高宗饗國百年之文正同則
其義亦當不異王仲任之說似可信仲任非不見史記者而說與
之異必別有據史公與仲任皆用歐陽尚書不知何以不同豈史
記此文與毋佚高宗饗國五十五年
之文皆古文說歟抑後人改之歟

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楊雄廷尉箴曰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

刑也又法言曰周穆王少不好學至於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漢書刑法志曰周道
荒○今文一作耄荒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漢書刑法志曰周道
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又匈奴傳曰周道衰
而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
作呂刑之辟說本史記而甫作呂與刑法志不符古今人表亦作
呂侯疑皆後人改之古耄眊通用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平帝紀
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眊皆以眊為耄是其證孫星衍說大傳
度作鮮度釋詁云鮮善也漢志度時作刑詩傳云時善也則今文
鮮度度時俱言度善也或以度時為相度時宜非也史記以命王
為言於王則享國二語是告王之詞呂侯告王言王享國日久老
而治事當度善作刑以詰四方也錫瑞謹案大傳無鮮度作刑之
文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柴誓史記作盼大傳作鮮句度作刑

以誥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以誥四方王伯厚謂大傳作鮮者乃鮮誓之鮮惠氏輯本大傳誤連鮮度為文孫氏沿其誤非是漢志云度時正相度時宜之謂孫氏傳會鮮時云皆訓善失之孫又云誥作誥今文尚書也蓋即以困學紀聞引書作誥與周禮鄭注不同故斷為今文然尚書不見有作誥之本紀聞恐傳寫之誤未可為據且紀聞本不連大誓作鮮為句尤不得謂之今文也又案史記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漢志以為穆王命甫侯作刑者蓋甫侯諫王任刑王乃命甫侯修刑辟史漢二說可互相備非有違異後漢紀崔實論世事曰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以正天下之失是度時作刑之證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
史記五帝紀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

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又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鳴義姦宄
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潛夫

論述赦篇曰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乃竝為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為之父母故得一

赦孫星衍說今文鳴義為消義廣雅釋詁云消滅也則消義姦軌或為消義善而干軌法也錫瑞案書正義引鄭注曰鳴義盜賊狀如鳴梟未免望文生義陳喬縱傳會其說疑消義乃梟義之譌非是

奪攘矯虔
矯虔者其刑死漢書武帝元狩六年詔曰擣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擣稱止命以貨賄用為固尚書曰

效擣擣虔韋昭曰凡稱詐曰擣強取曰虔據孟康所引則奪當作效矯當作擣大傳作矯疑淺人改之也方言曰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為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禮記緇衣引甫刑曰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其世也鄭注云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正義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

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段玉裁說據禮記鄭注民有惡德即泯泯焚焚以覆詛盟之云也遂絕其世即罔有馨香之云也墨子尚同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按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緇衣云甫刑則今文尚書也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為命字之歧誤也錫瑞謹案揚雄廷尉箴曰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寧子雲蓋用今文家說以為作淫刑之苗民即是蚩尤夏氏不寧蓋謂夏后氏以苗民作淫刑為之不寧乃制贖刑易之書序云訓夏贖刑謂穆王順夏后贖刑之義以制罰也論衡以苗民之刑為蚩尤之刑民與胥漸為蚩尤之民亦與子雲義同蓋今文說以蚩尤苗民為一非如鄭義以為苗民效蚩尤然則緇衣所云苗民匪用命即史記云蚩尤不用帝命也古者謂天為帝趙歧注孟子引帝清問下民以帝為天史公云不用帝命蓋謂不用天命今文作匪用命其義亦當如是不必傳合古文靈字以命為令之誤如段氏說也鄭以命為政令亦古文說與今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為制魯論是今文此今文作制古文作折之證故緇衣引甫刑作制墨子引呂刑作折也鄭解苗民為穆王惡之而謂之民亦非古義董

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緇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緇為九皇下極其為民先後鄭注周禮皆有九皇六十四民之文賈疏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然則民乃上古之君名非謂無仁道也如鄭君言則詩言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豈亦惡之而謂之民乎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今文作贖宮割劓頭庶剝。虞

黥云贖宮劓劓頭庶剝王引之說宮劓劓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引訓釋甫刑之詞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自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割宮當為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訛都亦當有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贖墨劓刑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劓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

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亦
即依甫刑臙宮割劓之文為先後之次是臙字當在宮割之上劓
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
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王氏尙書後案曰臙宮劓割頭庶刺者
臙即刑割頭即大辟庶刺即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
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割其面以
墨室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刺也
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
之義尤為穿鑿今考御覽刑法部黥下引尙書刑德放曰涿鹿者
笄人額也黥者馬羈笄人面也又引鄭注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笄
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
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頭庶刺即涿鹿黥頭
涿古同聲庶即鹿之譌匡錫瑞謹案王說甚塙夏侯等書之臙宮
割劓頭庶刺即說文之劓劓黥黥也臙即劓宮割即劓頭庶刺即
黥劓今古文同合上文殺戮無辜凡五刑若以割頭為大辟則上
文殺戮已言之重複無義矣王鳴盛說失之侯康陳喬樞皆沿其
失非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

大傳曰苗民用刑而民興犯
漸王引之說漸詐也言小民

方興相為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引莊子胠篋篇
知詐漸毒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招近募選隆
執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為證案王說甚塙然則民興胥漸即民起相詐耳

泯泯芬芬

○今文作涸涸紛紛○漢書敘傳曰風流民化涸涸紛紛
紛紛論衡寒温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也秦甚矣蚩尤之

民涸涸紛紛也秦
之民赤衣比肩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今文戮作僂方
作宄于上作于天

帝○論衡變動篇曰甫刑曰庶僂宄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
民被冤宄告無罪於上天也錫瑞謹案仲任引書無虐威二字疑
今文尙書本無之或後人
據下文報虐以威增之也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偽孔
本作

皇帝釋文作君帝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錫瑞謹案據此則古文
尙書有皇帝君帝二本之不同若今文尙書帝字上當無皇字君
字趙歧孟子注引帝清問下民謂帝為天則此經今文家疑亦當
訓為天直作帝字也論衡三引蚩尤皆謂苗民即是蚩尤則下文

過絕苗民今文家必謂天絕蚩尤此云帝哀矜庶僇之不辜今文家必謂天哀庶僇不辜天哀不辜故過絕蚩尤即史記五帝本紀所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禽殺蚩尤殷本紀所云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之事也偽孔傳以帝為堯失之鄭君以帝為顓頊亦與今文說異

報虐以威 漢書敘傳述酷吏曰報虐目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尙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哀閔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為虐者以威而誅絕也○今文一作報虐用威○論衡譴告篇曰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戮宥告無辜于天帝言之錫瑞謹案段說是用惡報惡則今文家說同義故今文亦作用仲任以報虐用威為用惡報惡則今文家說以此文承上文庶僇不辜言之用惡報惡即淫刑之事非謂帝報淫刑之虐以誅絕之威也孟堅敘傳意亦當然報虐以威指酷吏之虐威殃亦凶終乃言其後受殃之事師古所注蓋非班氏之旨用惡報惡乃苗民之事仲任以為周繆王任刑者論衡非韓篇云繆王任蚩尤之刑今文說以為苗民即蚩尤故以為苗民之刑即周繆王所任之刑也

過絕苗民無世在下 揚雄梁州牧箴曰帝有桀紂酒沈頗僻過絕苗民為梁州之苗借用古時之過絕苗民以言桀紂時之梁州聲教中絕非今文本義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楚語觀射父曰顓頊受之乃命南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潛夫論志姓氏篇全引楚語之文張衡應閒曰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中論厯數篇亦云顓頊命重黎皆與鄭注義同惟春秋緯文耀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以重黎為高辛時人其說不同疑亦三家之異說也韋昭國語注曰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並旨顓頊高辛蓋兼用二家之說法言重黎篇曰義近重和近黎亦謂重黎非即義和與鄭義合也觀射父又言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與上文以覆詛盟罔有馨香德之意相合是觀射父以苗民即九黎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上效蚩尤重刑蓋本於觀射父國語為古文家說故與今文家以為苗民即蚩尤之義不同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 墨子尙賢中引羣后之肆在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

德威維威之上逮在下作肆在下棐常作不常無蓋作不蓋江聲
據以移易經文云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假說顛項之
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然則鄭君之本降假下即接皇帝清
問云云與墨子所引適合自是古文如此錫瑞謹案墨子引呂刑
不云甫刑蓋古文故作皇帝與趙注孟子不合哲民維刑與大傳
不合惟德威維威與表記引甫刑合耳德威維威蓋今古文同鄭
本亦古文不知今文同
否未敢據墨子為今文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今文帝上無皇字○趙歧注孟
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謂帝為

天云天不能問民孫星衍說皇帝今文以為堯魏志鍾繇傳繇上
疏引此經說之云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允審問於下民之
有辭者也鄭說與鍾繇說同者今文義也趙謂帝為天云天不能
問民此今文夏侯歐陽異說也于苗墨子作有苗古文也錫瑞謹
案孫說非也鄭說與王仲任趙臺卿皆不同引經帝上有皇字與
墨子引呂刑合是古文非今文蓋今文無皇字其說以帝為天古
文有皇字其說以皇帝為堯趙注所引乃今文說也孫以帝為天
今文趙為今文異說失之鍾在鄭後所用即鄭義尤不足取證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今文作德威惟威○禮記表記引甫刑曰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注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
人也錫瑞謹案德威惟威上下皆作威蓋今古文同表記引以為
虞帝所能者下云三后乃虞帝時人故以為虞帝事然古人引經
多斷章取義不盡與本旨合依今文義則乃命重黎乃命三后皆
當為天帝命之知然者趙岐用今文義於帝清問下民訓帝為天
也鄭注亦古文義今文恐未必然或今文說以遏絕苗民為德威
惟威清問下民
為德明惟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今文典下有禮字惟
作以○大傳曰孔子曰

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繇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
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繇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
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陳喬樞說大傳引此經典下有禮字
此當是歐陽尚書本也漢書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慙
民惟刑當為夏侯尚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禮字尤備伏生於甫
以天命有典與天命有禮並舉此有禮字於道尤備伏生於甫刑
傳屢屢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其
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非以經
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錫瑞謹案陳說是也或云大傳
本作降禮後人以尚書典字旁注誤入正文如大誥民獻儀之比

恐非是世本曰伯夷作五刑是伯夷有作刑之事伯夷典禮而兼
 作刑所謂出於禮者入於刑也又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以伯夷
 為老臣則伯夷作五刑或在皋陶之先甫刑所以言伯夷不及皋
 陶歟。一則伯夷降典慙民惟刑。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
 典慙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慙知也言
 伯夷下禮法以道折民習大傳說淺人用刑也段玉裁說按慙當作
 折班意以制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刑也段玉裁說按慙當作
 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潛夫論氏族篇伯夷為堯典禮折民
 惟刑四目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陶引書作制此正如論語魯
 讀折為制也陳喬樞說班志引書雖無禮字然詳其說經之辭曰
 言制禮亦以止刑疑所引經文本作禮為解故
 師古注亦以伯夷下禮法民習知禮為解故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平水土命山川。是今文尚書名一作命。主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後漢書楊賜傳賜言曰

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亦引楊賜之言楊
 氏世習歐陽尚書蓋歐陽說也淮南子人間訓曰夫有陰德者必
 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
 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
 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
 者有陰德也其言三后有契無伯夷亦無皋陶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對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

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偽孔本爰
 作士釋為皋陶此未知是偽孔改之亦未知馬鄭古文本如是是否
 而以此篇始終不及皋陶

以教祇德。大傳曰夏后氏主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

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
 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
 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
 忠三者如順循環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

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敬法
 地文法天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敬法
 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教者何謂
 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尚書曰以教

祇德陳壽祺說周人之教以文當與夏后氏句相連屬中間尙有脫文及說般人之教耳觀白虎通三教篇自明白虎通正本書大也傳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

率乂于民棐彝制。今文中作衷。梁統引今文爰制百姓于刑之衷此亦當作衷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字。今文罔上有而

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身也王引之說擇讀為敦洪範彝倫

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引商書曰彝倫攸輝輝敦擇古

音竝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

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身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

身也太元元規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

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

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

而稍正也然則邪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元命苞曰年者天之命也又曰所

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

天命已使生者也論衡骨相篇曰命謂初所稟得而生者也命義

篇曰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正命謂本稟已自得吉

也性善習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

之迪成。今文迪上有不字。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

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

行之道錫瑞謹案緇衣引甫刑播刑之不迪為政不行教不成之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

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今文中作衷。五刑之衷。據梁統引今文亦當作衷。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錫瑞謹案今文說以帝哀矜庶僂之

不辜帝為天帝遏絕苗民為天遏絕苗民據此經文足見今文說極精塙可為切證崔實諫議大夫箴曰虐及於天慢德不蠲書正義引鄭注曰天以苗民所

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

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釋文作日月字云人實反唐石經亦作日案作日是也說見下

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

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

目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目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李賢注云我君也天意欲整齊

乎人必假於君也江聲說假當讀為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楊賜引書之意則此非終謂不邀天眷而短折不終維終謂

邀天眷而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耳下文即承之以爾尚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

誼然矣錫瑞謹案楊賜意以天符乎人感應甚速天齊乎人即天與人符之謂假我一日即未形顏色五星推移陰陽變易之義上

文日勤字釋文作日言爾無不用安日勤謂日日當勤如大學日日新之意日不可翫天不可褻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即日勤之義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今文逆作迎。今

文逆為迎見前禹貢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

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

休祇事不怠又外戚傳報許皇后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國志陳羣傳羣對曰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書緯刑德放亦引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尚書有此八字與古文不異宣帝詔蓋以祇事不怠訓勿休也江聲於此經增祇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刑為衍文非是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禮記緇衣篇孝經天子篇說苑君子篇引書曰皆作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蓋今古文同蔡邕上始加元服與羣

子篇引書曰皆作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臣上壽表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今文一作

萬民賴之。大戴禮保傅篇淮南主術訓引書曰後漢書安帝紀延光元年策曰皆作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漢書刑法志曰所謂一

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張衡東巡誥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蓋三

家異文左氏傳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今文邦作國。史記曰王曰吁來有國有

謂歸于圜土鄭以古土字有作土者故復以圜土釋之詩周頌云

保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畋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為土周牧敦亦

以士為土是也案漢隸字士不別韓勅禮器俾四方士仁作土仁可證墨子引書亦作有國有土

告爾祥刑在今今文爾下有女字祥作詳。史記曰告爾女祥

刑在今為句潛夫論引爾安百姓不連在今二字可證也祥刑詳

字後人改之尚書今古文皆作詳周禮大宰大司寇注引度作詳

刑正義皆云詳審漢書敘傳曰季世不詳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

刑慎罰又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冤又劉愷傳曰非先王詳刑之意

也章懷注曰尚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

文選王粲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日有邦有土告爾詳刑史記亦當作詳不作祥也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記曰爾安百姓何擇

居非其宜與潛夫論本政篇曰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

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在審擇其人故國

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段玉裁說史記何居非其宜此恐今

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
此古文義恐與今文不同史記作居即度之故訓多三其字蓋亦
足成其義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今文造作遭。史記曰兩造具備師聽五

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當本作遭淺人用
古文尚書改為造而徐中散不憚耳錫瑞謹案今文作遭蓋段借
為曹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小徐曰以言詞
治獄者故從曰然則兩遭蓋即獄之兩曹漢人謂官名為曹當本
於今文尚書陳喬樞據漢書王尊傳尊曰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
灼注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以為歐陽尚書作造字史記當
從歐陽本同作造其作遭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然史
記既從歐陽作造何以有一作遭之本陳說恐未可據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今文來作求均作

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
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集解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

與犯法者等段玉裁說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矯枉過正
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謂雖非女謁苞苴而行請
託於其間也來求字異訓同錫瑞謹案史公孚作信故訓字來馬
本作求云請賅也今古文蓋同作求漢人隸字求或作來與來字
相似故譌作來來求字異不得同訓也惟官十字史記作官獄內
獄蓋以官內二者括經文五事如段氏說則官與反為一類故史
公括以官獄有內即有貨有求謂或藉女謁之勢或因女
謁而行苞苴行請託也三者亦為一類故史公括以內獄
其審克之。今文克作核。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
審核之段玉裁說克核同音弟一部蓋古文尚書
作克今文尚書作核也克當
為核之段借偽孔訓能非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今文克作核。大傳

哀孤獨矜寡有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累老
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
不赦小過謂之賊卒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
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今文貌作訊聽作疑
具作共。史記曰簡信

有眾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說文糸部緇字次細下云緇
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緇有稽陳喬樞說緇訓為細謂當細
訊其情故史記以詰訓代之云緇訊有稽也簡孚作簡信亦以詰
訓字代之聽作疑則今文之異者無簡不疑謂既細訊之而無可
信之情則不在疑赦之列也共
具古相通用其訓俱俱訓共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今文墨作黥鍰作率。史記曰
黥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徐

廣曰率即鍰也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鍰一作饌。大傳
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古文尙書作其罰
百鍰偽孔傳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釋文云鍰戶關反六兩也鄭
及爾雅同說文云亦駢鍰也鍰十三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鄭
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鍰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銖俗儒近是王
鳴盛說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
重九銖為證攷工記桃氏為劍上制重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
彼注以九銖為三劬十二兩七銖為二劬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
銖為二劬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為一劬則鄭意以一銖為六
兩又半兩攷工記又有治氏戈戟重三銖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銖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大
半兩鍰銖似同矣則三銖為一劬四兩又弓人膠三銖彼注云銖

鍰也彼疏云尙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治氏言銖銖與鍰為一
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銖其數當為
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云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銖與鍰異
也從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銖見周禮故於銖下引周禮為證鍰見周
書故於鍰下引周書為證雖分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銖也鄭既
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尙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十一銖
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尙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銖字之訓今
乃入之銖字聊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為三銖然後次以鍰
字則許意以鍰即是銖俱為六兩大半兩明矣今文家說雖脫去
大半兩但云六兩猶為近之較皆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百鍰僅為銅三劬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亦只用銅
之一證今文但言六兩舉成數耳。鍰一作選。漢書蕭望之傳
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
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
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王鳴盛說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
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尙書大傳死罪罰千饌漢
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饌撰皆銖之異文音近而假

借也。一作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白虎通曰墨者法火之勝金墨者墨其額也刑德放曰墨象斗度錫瑞謹案墨辟夏侯歐陽作墨罰則三家今文於下文劓贖宮大辟等句辟字皆當作罰不以爲五刑而以爲五罰也。今文家所以作罰者蓋肉刑始於苗民堯舜之時未可盡廢乃以畫象代之所謂象以典刑是也。至夏后氏始正用肉刑然亦未嘗輕用乃制罰以贖罪大傳云語曰夏后氏不書序以此篇爲訓夏贖民不輕犯揚子雲云延于苗民夏氏不書序以此篇爲訓夏贖刑蓋五刑不輕用而但用罰故今文家不云墨辟而云墨罰若罪可疑則並不罰赦之而已故云墨罰疑赦其不可赦者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率推之下文劓贖宮大辟其說當同夏侯歐陽作罰較古文家作辟爲長史記作黥辟或所據本異或後人以古文改之也。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今文辟作罰其罰惟倍作其罰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徒五倍曰徒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白虎通曰劓者法木之穿土劓墨者何其下刑者也劓者劓其鼻也刑德放曰劓象七政日月五星應象變易也陳喬樞說案徒灑聲相近故纒字亦作

縱此倍灑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二百五十鍰也徐廣以徒爲五倍則比荆辟有加輕重失倫非其誼矣

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今文荆作贖辟作罰。辟作罰見上史記曰贖辟疑赦其罰倍差

閱實其罪集解馬融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白虎通曰贖者法金之刻木贖者脫其贖也刑德放曰贖象七精宿變易即氣色生也風俗通曰謹案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慎其過故穿窬盜竊者贖贖者去膝蓋骨也段玉裁說凡古文尚書荆字今文尚書作贖攷周禮司刑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贖作刑而駁異義云皋陶改贖爲刑呂刑有荆周改荆爲刑鄭云皋陶改贖爲刑呂刑有荆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荆爲刑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贖者白虎通云脫其贖也荆說文作跀云跀也別說文作跀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贖與荆異制荆與別制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贖爲刑謂改其制云周改荆爲刑謂改其名但皋陶既改贖爲刑夏刑用之不識今文何以作贖字蓋賓聲非聲相關通如玼贖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間誤作贖字失其實也又云周禮司刑注云周改贖作刑夏刑贖辟三

百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尙書作贖鄭意謂夏刑實用贖至周乃
改判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義不符錫瑞
謹案唐虞象刑雖有贖名以非履象之而已皋陶無緣改贖為刑
至夏始正用肉刑然亦多不用刑而用罰此經今文尙書蓋作贖
罰疑赦與書序訓夏贖刑相應至周始改用刑不去其贖而斷其
足耳段云今文得其實然則鄭周禮注是也駁異義蓋未定之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今文辟作罰六作五鍰作率
亦作鍰亦作選。辟作罰見上
史記曰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六大傳曰
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白虎通曰宮者法土之壅水宮者女子
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其勢也段玉裁說周本
紀作五百率而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尙書之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今文大辟作大辟之罰鍰作率
亦作鍰亦作選。大辟當作大辟

之罰見上史記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大傳曰降眸寇
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又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
鍰鄭注曰鍰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鍰用財少爾白虎通
曰大辟法水之滅火大辟者謂死也陳喬樞說鄭注云三百七十
五鍰通合千鍰六千兩之數此用今文家說也如以鍰重六兩大
半兩計之當為四百十六鍰十兩大半兩今文經云大辟疑赦其

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
罪罰二千鍰二字衍文也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

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今文判作贖。大傳曰夏刑三千
條史記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

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命曰甫刑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

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

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贖罰之屬五百宮罰

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

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錫瑞謹案班志之義蓋以周禮
比尙書而甫刑多出五百章故以為用重典然其說殊非是周禮
一書與諸經多不通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大傳云夏刑三千
條是甫刑之五刑三千乃用古法非穆王自造何得傳會周禮比
較其數以為亂邦用重典乎如甫刑為亂邦之制孔子刪書必刪
之矣刑法志又云宜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皆
復古刑為三千章如此則法可畏而民易避則班氏亦不盡以三
千章為重典也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漢書成帝河平中詔

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鹽鐵論刑德篇曰親服之屬甚眾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後漢書陳寵傳寵疏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一作墨辟之屬千劓辟之屬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白虎通五刑篇曰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象天之刑公羊疏引元命包曰墨劓辟之屬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正義曰臏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之誤當以臏刑為正錫瑞謹案今文尙書蓋皆作辟與古文尙書作罰不同白虎通用今文刑德放元命包緯書多同今文鄭注周禮引臏辟與今文合則亦必同今文今文所以皆作辟者上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則穆王雖訓夏贖刑而五刑亦未廢但於罪之輕者用五罰贖之耳夏后氏雖云不殺不刑然既有肉刑則五刑不能不垂為令甲蓋刑與罰並用而刑為重五罰不

能包五刑五刑可以包五罰下云五刑之屬三千則上五句皆當據五刑言若上五句皆作罰字則下當云五罰之屬三千不當云五刑之屬三千矣且上五句皆作罰字豈五刑三千條皆中罰者乎今文尙書於上文墨辟疑赦等句辟字皆作罰此文墨罰之屬于等句罰字皆作辟與古文尙書辟罰二字互易其義皆視古文為勝史記漢志引經皆作罰不作辟或所據本異或後人以古文尙書改之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核。今文克作

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義小罪勿兼錫瑞謹案大傳蓋釋此經義與法相近察之術歸於義即經云惟察惟法也此當以上下比句罪無僭亂句辭勿用不行句上下比者禮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大之比漢有決事比蓋取義於此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愷。今文適作挾。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尙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注云今尙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
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
與今尙書不同耳段玉裁說按豈所用今文尙書也以策字隸多
爲筴例之適之
爲挾恐亦類此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荀子正論篇曰刑稱罪則治不稱

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
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
亂則刑輕書曰刑法時輕時重此之謂也錫瑞謹案應說亦本荀
子應引書作時蓋亦本是世字時化之化本是治字唐人作注時
避唐諱改治爲化世爲
時耳非關今文之異

惟齊非齊○今文惟作維。荀子王制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

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
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有倫有要大傳曰書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
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注云聽議獄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今文人作佞。玉海藝文志攷漢儒引尙

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田爲韵大戴禮
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韵左氏春秋佞夫
公羊作年夫此蓋漢人所引今文尙書也今未檢得出何
書錫瑞謹案今文說蓋以佞極于病卽非佞折獄之佞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中論賞罰篇曰賞罰

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
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亾懼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
明庶以得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
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非從惟從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

况也江聲說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注云皇猶
字有從辭從情兩誼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辭惟從貼情言
也大傳文見孔叢子引尙有
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語

哀矜折獄○今文折作哲。大傳引孔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
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又引子曰聽訟者雖得

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孫星衍說今文作矜哲卽折假音字大傳說哀矜爲察貧窮哀孤
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洪範無虐癡獨之指也○一作哀鰥哲
獄○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段玉
裁說矜鰥古同音互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
哀矜顏注非也錫瑞謹案漢書於明哲字作哲而此引哲獄字作
哲其義當與明哲之哲不同蓋班氏意以明哲字當從心哲斷字
當從口應劭注哲知也失之又案鹽鐵論詔聖篇曰甫刑制獄疑
引呂刑作折以刑緇衣引甫刑作制以刑之例

明啓刑書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今文啟作開克
作核○今文啟爲

開如開明開呱而
泣開籥見書可證

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
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

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
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二人俱罪甫侯之說刑也被此五
刑喻犯數罪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錫
瑞謹案鄭注之意蓋以五刑雖並列爲教而犯罪則惟科其重罪

之一而輕罪不更科如墨劓並犯則惟劓而不墨臠宮並犯則惟
宮而不臠大辟與墨劓臠宮並犯則惟大辟而不墨劓臠宮此之
謂并兩刑若一夫被五刑此秦漢時具五刑之事如刑法志所云
當三族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
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
具五刑非古并兩刑之法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

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
慎罰明察單辭注云單辭猶偏聽也

又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注云
單辭謂無證據也書曰明清于單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

府辜功

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
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

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孫星衍說大傳云未有不受命以矯
其上者今文讀府爲誣聲相近也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
注云以詐用法曰矯加謀無罪曰誣受人之財則親下以矯誣其
上也以辜功爲未能成其功者漢書律麻志注孟康曰辜必也一

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規固販鬻以求利也則辜功謂取必規固以求功也案孫說迂迴恐非大傳之旨姑存以俟攷潛夫論班祿篇曰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為寶者也

報以庶尤○今文尤作訖○玉海藝文志攷漢儒引尙書異字報以庶訖與說文引周書合或說文所引亦今文也

永畏惟罰孫星衍引大傳說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以擇此經案孫氏所據大傳乃吳中本吳中本作

畏思兼思意小罪勿兼必思兼思意小罪勿兼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

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

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續呂侯之祥刑

三國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又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案仲長引作呂侯或用古文祥刑則後人所改

今古文皆作詳今古文皆作詳

受業夏敬觀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七

善化皮錫瑞

文侯之命第二十七 周書十八

文侯之命史記晉世家曰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路彤

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占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又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新

序善謀篇曰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居鄭晉侯以師逆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侑其

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錫晉文侯命釋文云馬本無平字

是馬季長不以為平王錫文侯命亦同史記之說小司馬索隱不

知古義乃云尙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之語今此乃襄王

命文公重耳代數懸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後漢書丁鴻傳云永平十年召見說文侯之命篇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

史記曰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集解馬融曰

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按史公克作能用故訓字馬注不同鄭說以義和為文侯仇字蓋用今文義也鄭君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其說迂回又於和字無解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今文升作登敷作布惟作維文王

作文武○史記曰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集解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于上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也如升鼎耳而確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登也錫瑞謹案蔡邕太尉汝南李公碑曰懿鑠之美昭登于上伯喈用今文作登與典引注合史公敷作布蓋用今文如禹貢竹箭既布之例○一作鋪聞在下○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登鋪古文尚書作升敷鋪聞即敷聞也書以文武為上平王為下班以堯為上漢為下此今文尚書說也興宏為韻厥道下屬李善絕句誤也按段說與馬融注異馬所據或非今文義段云平王為下據古文義而言若今文義當以襄王為下蔡邕太尉楊公碑曰敷聞于下昭升于上作升敷

與伯喈引用今文不合乃後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一作傳聞在下○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曰傳聞在下侯康說考古文敷字今文多作傳禹貢禹敷土洪範用敷錫厥庶民皇極之敷言史記俱作傳堯典敷奏以言皋陶謨敷納以言漢書文帝宣帝成帝紀俱作傳可證則傳聞在下乃今文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位右正而百官枉者也師古曰周善君牙之辭也段玉裁說按偽

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正引文侯之命耳陳喬樞說三國志注引鄭元曰先正先臣謂卿大夫也是先正指臣言鄭義與谷永同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今文造作遭○偽孔傳曰我小子遭天大罪過疏引王曰遭天之愆

段玉裁說造字王孔皆訓遭此必今文尚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大誥呂刑知之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孫星衍說侵戎猶戎侵純者釋詁云大也歎言傷悼予小子嗣位遭

天大過咎絕財祿于下民寇兵大侵犯我國家謂王子帶以翟人入周也

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

○今文或作克俊下有咎字服作躬○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書

日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者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有能者老賢者使國之危亾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文氏乃云咎在用事斯失之矣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也或作克俊在厥服作咎在厥躬爲異按文穎注云耆老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陳喬樞謂段說是也隸古定本脫去咎字漢書谷永傳引脫去俊字僞孔傳云無有耆宿耆考俊德在其服位解與文穎合是古文今文並同據文穎注補俊字爲允侯康說按咎在厥躬以下未知今文云何如古文則下子則罔克方自責之辭又不云朕躬而云厥躬文氏之說似合文氏生於漢末此必三家舊訓故采取之以注史小顏非之過矣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今文綏作其○史記曰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史公躬作身績作繼用故訓字釋詁云績繼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今文扞作捍○三國魏志引獻帝詔曰捍朕于艱難與說文引周書曰

敦我于艱文異蓋古文作敦今文作捍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儀禮覲禮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今文盧弓一

盧矢百作旅弓矢千○史記曰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集解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秬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陳喬樞說按隸古定本作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據史記言賜大輅輅駕四馬則馬四匹者卽大輅之服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云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此文合則作旅弓一旅矢百者非也禮記曲禮正義引含文嘉曰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絺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戍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絺戶以明其別勇猛動疾執誼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戍

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此賜大輅是一日車馬也虎賁三百人是六日虎賁也蓋九賜之中有其四焉詩小雅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年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形事毛詩左傳所云與此篇誼正命也案陳說是也集解引賈逵說蓋卽左傳注大傳曰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又略說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以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與禮緯文合。一作盧弓矢千。作黼弓矢千。漢書王莽傳何休公羊解詁盧弓字皆作盧法言五百篇云彤弓黼矢司馬光曰黼落胡切與旅同皆謂黑色也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魏志

武帝紀曰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修爾顯德案魏三體石經越作粵閔作愍嗣作祠紹作昭盧作旅簡作束皆用古文非今文異字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七

受業

夏敬觀校
袁宗濂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八

善化皮錫瑞

費誓第二十八

周書十九

費誓

今文費作𦉰。馬鄭古文書序列呂刑文侯之命前今文不可攷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

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𦉰作𦉰誓集解徐廣曰𦉰亦作鮮一作獮索隱曰尙書作柴誓今尙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

𦉰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𦉰地誓眾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

獮古音如徒故與𦉰音近又按𦉰鮮獮三字雙聲尙書大傳作鮮史記作𦉰今文也史記多從今文。一作鮮亦作獮。大傳曰己

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

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門也習門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門不可

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

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鄭注云取禽嘗祭澤射宮也陳壽祺說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略說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為秋取嘗疑是鮮誓之傳也錫瑞謹案索隱曰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其說與大傳合蓋即本之大傳小司馬猶及見大傳全書陳氏以此為鮮誓傳其說是也

公曰嗟釋名曰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

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孫星衍說史公說以淮夷徐戎

文亦云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周本紀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又云既紂殷命襲淮夷在豐作周官是伯禽先伐淮夷在管蔡以殷畔之時周公伐淮夷在歸政踐奄之後也但伯禽封魯據洛誥經文命公後及惟告周公其後則在七年歸政之時此云即位之後有管蔡淮夷等反殊不可解史公從安國問故又用伏生所傳今文故說有歧異後漢書東夷傳云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征之此疑今文說則魯公征徐戎在穆王時故編篇於顧命後呂刑前也錫瑞謹案

孫說大謬此篇伏生今文雖不可攷而史記作胖一作鮮與伏生大傳合則史公以淮夷徐戎反為與管蔡同時即伏生今文說也論衡儒增篇曰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王仲任用歐陽尚書說正與史公說同四國者管蔡商奄也伯禽就封於魯在管蔡流言時史公之說明甚而成王又於七年歸政時封伯禽為周公後者周本紀云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是魯於武王時已受封其時周公在朝使何人守國不可攷至三監畔乃使伯禽就封然其時國猶周公之國伯禽不過代攝國事周禮凡諸侯之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伯禽即位蓋亦如是其制猶後世之監國也及公致政當就國成王留公輔政乃加封伯禽以大國命為公後於是公不之魯魯為伯禽之國伯禽為魯始封祖故伯禽稱魯公史記多用今文則伏生今文亦當如史公說魯之封國在武王初定天下時並不在七年歸政後孫氏讀史記不孰何反以史公說為歧異乎若後漢書並無魯公征徐戎之事豈可傳會以為今文孫氏之疑蓋拘於書序編次不知馬鄭書序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多不合必非孔子之舊史記引書序作胖與大傳合而與古文作柴不同此史記用今文書序之明證若專據馬鄭書序以定先後之次則蔡仲之命明屬成王封蔡仲時事而馬鄭書序亦列於穆王之世柴誓之前豈亦可傳會為穆王事乎又案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雖可攷定而其次序則無以定

之近人所定二十九篇之目皆依書序然書序亦有今古文不同
史記用今文不與馬鄭古文書序相合則伏生尚書次序必不盡
同馬鄭書序矣據史記說君爽當在康誥前據漢書說洪範當在
微子前此今文次序之略可攷者史公以胖誓在周公攝政時似
亦不應列此惟今文書序編次不可盡曉未
敢以意更定仍依今本而其說以俟攷焉

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

史記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孫星
衍說史公敕作陳者說文訓敕爲

擇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省亦擇也弔作善者與鄭同案
書正義引鄭注曰敕謂穿徹之敵猶繫也訓敕字與史記稍異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

獲斂乃奔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大傳曰獲捕獸機檻周
禮雍氏秋令塞阱杜獲

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
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書柴誓曰斂乃獲斂乃阱時
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陳喬樞說是鄭以胖誓在於秋時周禮
大司馬職言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正亦云秋獵爲獮知鄭據
今文尚書說以此篇爲因秋獮治兵而誓眾也錫瑞謹案鄭說雖
與今文合而引書作柴誓則所據之本與今文不同引斂乃獲作

斂與孔本作杜異釋文云杜本又作斂疑古文有此二本未可決
其孰爲今文陳氏以爲今文作斂又引鄭易注以爲今文作牯皆
無塉據史記曰無敢傷牯正義曰牯牛馬牢也令臣無傷其牢恐
牛馬逸說文牛部曰牯牛馬牢也下引此經張守節蓋本說文爲
義書正義引鄭注以牯爲極牯之牯施牯於牛馬之
脚使不得走失與史記作牯不同不得據爲今文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

○今文無作勿祇作振
史記曰馬牛其風臣妾逋

逃勿敢越逐敬復之集解鄭元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徐廣
曰敬一作振段玉裁說作振者蓋今文尚書也般庚篇震動萬民
以遷石經作祇動咎絲暮日嚴祇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
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記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下
曲禮臨諸侯眡於鬼神注
云眡或作祇祇振語之轉

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

○今文垣
牆作牆垣

○史記曰無敢寇攘踰牆垣集解
鄭元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亾曰攘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篇曰
征者何謂也征猶

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今文遂作隧。○大傳曰古者

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史記作隧孫星衍說史公遂作隧者隧即隲省文天傳說見王制疏當為此篇之傳而王制疏引尚書傳云多士傳周禮典命疏云毋逸傳皆誤引也魯國百里則郊當在二十里之外遂又在其外也

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書正義引鄭注曰無

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臺不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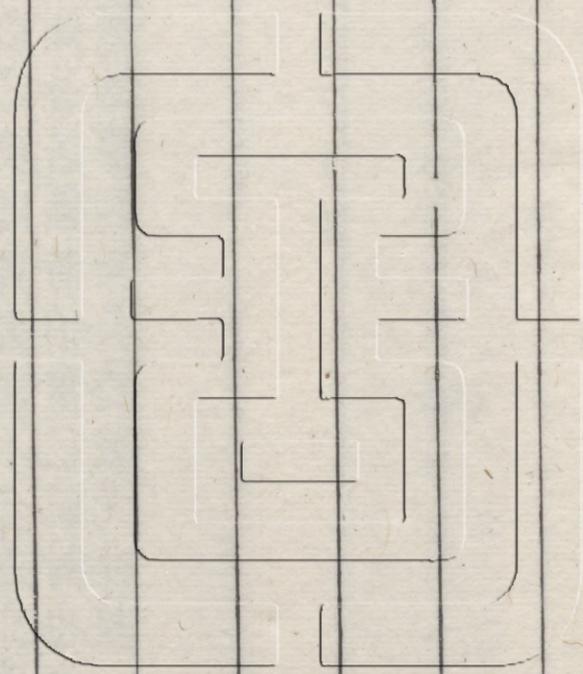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今文遂作隧。○多作及。○史記

曰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蕘糗糧楨幹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胖誓遂平徐戎定魯集解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馬融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大刑死刑孫星衍說不及蓋不多之異文

也芻蕘不至牛馬不得食不可以戰故有大刑若及而不多不應云大刑也當從史記多字與及似而誤錫瑞謹案禮記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時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正義曰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據史記此篇之作在周公居攝時正義以為母喪是也而以為周公致政之後則與史記不合蓋亦惑於周公致政乃封伯禽之文而不知公居攝時伯禽已就封也江聲以為當次亳姑事在周公薨後尤非是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八

受業 熊羅宿 袁宗濂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九

善化皮錫瑞

秦誓第二十九 周書二十

秦誓 史記秦本紀曰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

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

誓於軍史公用今文說與書序以為在還歸之後左傳以為在釋

歸三帥之時不同公羊文十二年傳曰何賢乎秦繆公以為能變

也荀子大略篇曰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云謂不用蹇叔百里

之言敗於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中論修本篇

曰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于懷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曰嗟我士聽無譁余

誓告汝白虎通號篇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衷其君為公何以

為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

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

稱其君為公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尙書曰公曰嗟謂秦伯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毅傳迪志詩曰日月逾邁豈

云能復員來字今本作云來較玉裁說正義曰員即云也據正義知經文本作員來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說文引周書曰來就其基江聲王鳴盛段玉裁解義各殊說文用古文無

關今文異同
茲不具錄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員。今文云作

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漢書韋賢傳韋孟諷諫詩曰嗚呼黃髮又曰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論衡狀留篇曰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風俗通皇霸篇曰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賢猶思詢於黃髮

蜀志秦必傳必薦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故書美黃髮皆引此經今本員作云據韋賢傳師古注引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說之曰員與云同是今本為後人妄改

則罔所愆。今文罔作無。新序禘事篇曰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玉海藝文

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亦作無錫瑞謹案今文尚書蓋作無字猶康王之誥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文作無不在王室也史記亦云則無所過漢官儀殤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上黃髮罔愆則作罔字無罔義同或三家亦有作罔者張超謂青衣賦曰秦繆思譽故獲終吉又案今文尚書黃髮下疑多之言二字故子政引書曰黃髮之言漢書息夫躬傳丞相嘉對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誥課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所引亦有之言二字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今文一作番番良士。史記曰

婆字當作番番為武勇非是錫瑞謹案史記自序曰番番黃髮爰饗營傳以番番為武勇非是錫瑞謹案史記自序曰番番黃髮爰饗營邳漢書敘傳曰營平番番立功論師古曰番番白髮貌也後漢書樊準勸崇儒學疏曰故朝多番番之良華首之老番番之良正

用今
文義

我皇多有之

○今文皇作兄。公羊文十二年傳曰而况乎我多
有之。段玉裁說石經今文尙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

毋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即今况字與我皇多有之作况
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况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
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
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箸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
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尙書大傳皇
於聽獄乎此假皇為矧况字也公羊傳而况乎我多有之此假况
為皇字也皇與况互相假借也而况乎我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

江聲說秦本紀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故
作此誓則昧昧我思者自謂思此一介臣偽孔以此

文屬上讀云

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
思之不明故也詳玩經文實不然

如有一介臣

○今文如作若。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釋文云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尙書釋文曰介

音界字又作个

音工佐反王鳴盛說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
後漢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錫

瑞謹案大小戴記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夏侯同師則大學所引塙
是今文據釋文則一个當讀作介个即介之別體不當讀為箇公
羊傳作一介是
今文本作介

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今文猗作兮其如有容
下有焉字。大學曰斷斷

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鄭注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
異端之技也東觀漢記建武元年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
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後漢書卓茂傳論曰卓茂斷斷小
宰無他庸能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斷
首善。一作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公羊文
十二年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解詁曰一
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孫星衍說釋
詁云惟思也能而字通而即如也案公羊所引與大學
所引略異或所據本不同或省文也何注與鄭注義同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

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今文如作若是作寔保上
有能字職作尙。○大學曰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鄭注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眾也尙庶幾也論衡刺孟篇云尙書曰黎民尙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王引之說大學引秦誓曰尙亦有利哉尙亦當爲尙今秦誓作亦職尙皆主也與亦尙一人之尙正同義案王說是也大學與論衡引經皆當作亦尙作尙亦者傳寫之誤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曰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今文冒作媚達作通是作寔○大學曰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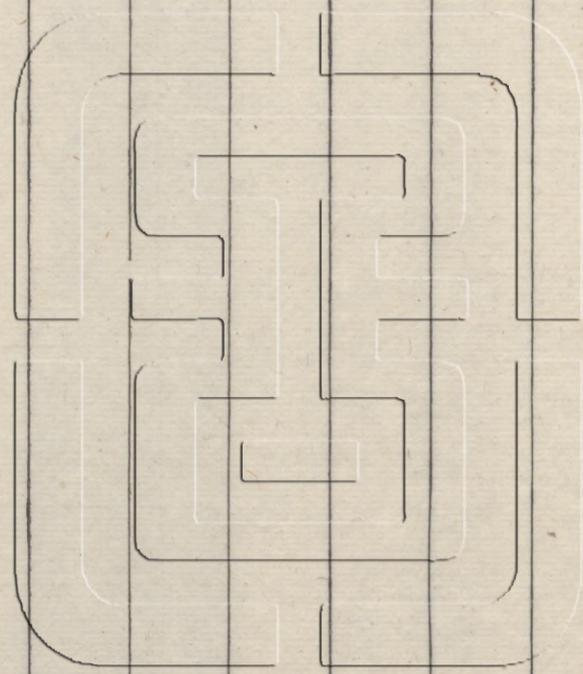
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媚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案大學作通與今文尙書合據論衡所引則此黎民亦當下屬爲句

邦之机隍曰由一人○今文机作既○說文阜部曰隍危也从自从毀省徐巡以爲隍凶也賈侍中說隍法度

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隍讀若虹蜺之蜺陳喬樞說案稱徐巡者古文尙書說也稱賈侍中及班固者今文大小夏侯說也隍與臬雙聲音近達以爲於六書屬假借故訓爲法度如其說則机字連隍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固既訓不安許及爲孔傳皆本之也

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白虎通號篇云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公之霸也孫星衍說

班氏據此經文知秦穆公之霸是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同義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九

受業 夏承慶校 袁宗濂

今文尙書攷證卷三十

善化皮錫瑞

書序第三十 周書二十

書序

史記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

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孔子世家曰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

於堯下訖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曰孔子于於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序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太

常博士書曰孔子序書馬鄭皆曰書序孔子所傳堯典劉歆移太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

二十八篇為二十八卷又逸篇十六卷併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太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

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

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偽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

學者因此說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
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
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鬻紂受牧
毋行狩歸畧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
息慎肅慎伯栗伯田辟誓彌誓柴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尙書
古文尙書之異也陳喬樞說案尙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
總爲一卷正義云云敘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先大夫
曰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
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
有序也尙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賾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
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
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一篇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
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而載文志載尙書古文經四
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
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
併序數之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大誓之合於伏生其始於歐
陽氏乎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合於伏生其始於歐
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况歐陽經獨三十二
卷今文家顧命不分盤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
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歐陽旣增大誓立

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
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生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尙書正義
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亂三家尙書已亡孔穎達
嘗見漢石經拓本所云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
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
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
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論衡佚文篇因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
百篇以爲序作訓者又采左氏傳書序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
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
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霸所采書序卽出
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祕於中外不得見
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古文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
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
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
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攬拾較易乃不並取以爲百兩篇
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此其
塙證矣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尙
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錫瑞謹案西漢馬班東漢馬鄭皆以
書序爲孔子作唐以前尊信無異辭至宋儒始疑之近之治漢學
者以疑書序爲宋儒罪案然今之書序出於馬鄭古文實亦不無

可疑若今文書序史記載其大半與馬鄭所注古文書序義多不同周公作君夷史記引書序在踐阼當國時馬鄭書序列於復政之後遂有召公疑周公不當復列臣職之言周公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馬鄭書序於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後人遂誤執為周公未嘗攝王之證舜典序云歷試諸難鄭注云入麓伐木與堯典納于大麓相混遂開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妄說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於中失去外丙仲壬兩朝遂啟宋人以孟子所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為年歲不為即位紀年之謬論然則書序惟載於史記者塙乎可信若馬鄭古文書序不見於史記者多不可信與今文不合者尤為可疑蓋書序之有今古文猶詩序之有今古文也三家詩序雖亡其僅存可攷者多與毛異三家之序皆有實事毛詩之序多衍空文漢書藝文志云毛詩自謂子夏所傳未得立自謂者甚不然之辭是謂毛詩序出於子夏乃漢儒所不信而衛宏作毛詩序明見於後漢書說毛詩序者或云首句子夏作以後毛公合作或云首句毛公作以後衛宏續作魏源以為古文書序亦衛宏作雖無明文可據然古文書序為後人改竄不必皆孔子之舊亦猶毛詩序不必即子夏所傳也宋儒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史記所載者乃可信耳段氏分別書序有古今文最為卓識史記升作登受作紂無作毋呂作甫皆據今文尚書飢即者胖即鮮合

於伏生大傳據此則史記所引書序與古文書序字異者皆今文與古文不同而非史公改竄可知段云二十八篇為二十八卷當增太誓一卷乃合文不具耳段氏陳氏說今文有序皆引張霸作百兩篇為證陳氏說尤詳明惟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數之顧命不分說尙未塙史記所引書序即伏生今文明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分則二十九篇已具不必併序數之蓋歐陽博士增入大誓之後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以符二十九篇之數耳孔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其說甚塙孔氏所見石經為夏侯尙書蓋歐陽尙書亦然特分天誓之篇為三故較夏侯之合為一篇者多出二篇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今

明作欽明光宅作光度。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喬樞說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為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為異耳錫瑞案後漢書陳寵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思塞曩是今文尙書堯典欽明字一作聰明而據論衡此文則今文書序聰明字一作欽明漢時今古文互異如此文思據今文思當作塞仲任所引仍同古文作思或三家之文不同亦有作文思者或後人依古文改之未可知也光宅

天下今文尙書當作光度班固典引曰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孟堅用光度字蓋出今文尙書堯典序今文尙書宅皆作度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趙岐孟子注曰孟子時尙

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辭賦雖及逸書所載劉逢祿說案漢人多以百篇為尙

書二十篇為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及完廩一篇不稱堯曰又

不稱書曰其祗載見瞽瞍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庫以猶與也言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古今文二

典皆合一篇惟東晉梅本始分慎微以下為舜典非也太史公親

見孔安國所得古文尙書而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出之外

可知非別有篇矣又馬融書傳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即史記

云逸書得十餘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正義載其目云舜典一

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伊訓十九九命二十

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九命二十

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

卷故十六篇蓋此十六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於孔壁劉歆輩

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東漢初治古文者衛賈諸子皆不為注

說故遂亡佚要之據舜典皋陶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

有舜典大禹謨棄稷等篇必歆等之偽也錫瑞案劉說是也伏生

傳書二十九篇漢人以配二十八宿其一曰斗說見王充論衡劉

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以尙書為備是漢時今文家說謂尙書止有

二十九篇也孔壁古文逸書史記漢書皆不載篇目尙書孔疏載

鄭注書序有舜典汨作九共等篇而孔穎達不信以為張霸偽言

穎達以偽孔古文為真馬鄭古文為真近之治今文者又謂孔氏古文偽

帝曰俞予聞至納于大麓云云也然則據書序之文所謂古文逸
 篇分堯典舜典為二者其所分裂已與偽孔本無大異不過虛張
 篇目以示異於今文偽孔分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正襲書序之
 說而小變之者也史記於今文典謨之序雖不載而據今文家二
 十九篇為備之說必不同於古文所分證以大學帝典曰之二
 帝之典實應合為一篇禮記出於后蒼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今
 文家說如是較古文為有據矣劉氏異序同篇之義因不敢駁書
 序為調停之說耳自趙臺卿以孟子所言舜事為舜典逸書闕若
 璩亦從其說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遂盡撫拾以補舜典且引史記
 舜本紀為證錫瑞謂史記所載當即本於孟子之文非必古文逸
 篇劉氏以為孟子引書是逸書不引書者是傳記分別最審魏源
 尊信劉氏而書古微猶作舜典補亡沿毛氏之誤斯好奇之過也
 陳喬縱據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
 政改朔為古文尚書故曰若作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為今文尚書謂今文
 舜典亡此乃其佚句見於書說者今攷宋書禮志實作曰不作粵
 錢大昕攷異據御覽引中候又李善文選注引尚書中候云建黃
 授政改朔謂此一十五字皆出中候高堂隆所引偶脫中候二字
 建皇文選注作建黃皇甫謐謂以土承火色尚黃也此作皇疑誤
 錢氏攷訂極塙高堂隆所引即中候之文並非逸書朱彝尊欲據

之以代姚方輿本二十八字錢已駁之陳氏復據粵字誤
 文而分宋書與御覽所引一為古文一為今文失之甚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飶尚書大傳

共篇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
 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段玉裁說
 九共在古文為逸書伏生誦習百篇述其所記憶如此魏源說九
 共之篇疑即周禮所載職方氏一篇所陳九州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孔疏謂三皇之書為三墳五帝之書為五典八
 卦之易為八索九邱之志為九邱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
 辨其風土為九共九篇錫瑞案魏以九共為九邱說本宋儒及近
 儒江聲據大傳是言諸侯來朝述職之事其說非也大傳略說曰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
 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與九共篇
 云土地美惡人民好惡正同蓋諸侯來朝
 述之故太子迎諸侯來朝者得問之也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正義曰馬

書序此篇名為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
 耳段玉裁說作偽者割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為益稷因暨益

暨稷之文易棄為益閻氏百詩曰法言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
 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
 此論於此知棄稷真篇子雲得見之矣劉逢祿說此即今書一謨
 三序非三篇同序也其言皆禹皋之言故以謨歸之所述兼益稷
 之功故復以名繫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
 篇乃有大禹謨及棄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為配天之祖周人以
 諱事神故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必無以棄稷
 名篇之理其可信乎其可信乎錫瑞案馬鄭作棄稷偽孔作益稷
 閻段江王以棄為是益為非劉從莊述祖說以棄為非益為是惜
 史記不載今文典謨之序無以定二說之是非而莊劉之說要為
 近理又案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
 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長卿引書在皋陶謨篇而專舉
 后稷為言則今文皋陶謨篇
 中即兼有益稷棄稷篇文矣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今文濬作浚。史記河渠書夏
 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
 任土作貢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
 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揭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
 貢陳喬樞說史記漢書引禹別九州云云並冠以夏書是自禹抑

洪水以下皆稱禹貢篇之序也浚古文尙書作濬史漢均作浚此
 今文也錫瑞案陳說今文作浚是也陳以史漢所引夏書為書序
 蓋因尙書中無此文子嘗攷今古文尙書皆當有陸行載舟十六
 字說見皋陶謨篇攷證說文木部櫟字下引虞書曰予乘四載水
 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輶閭若璩謂許所據古文尙
 書多十六字攷夏本紀述皋陶謨無乘四載三字但云子陸行乘
 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櫟山行乘權而河渠書溝洫志皆明引夏書
 此四句似是皋陶謨經文非禹貢書序也然夏本紀於居外十三
 年過家門不敢入之下亦綴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櫟山
 行乘權四語與述皋陶謨四語複出而與河渠書先云禹抑鴻水
 十三年過家不入門乃綴四語大同河渠書綴四語下又云以別
 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與古文書序合則今文禹貢書序或亦
 有此四句與今文皋陶謨篇不妨兩見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今文啟作開。史記夏本紀曰
 戰作甘誓集解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馬融曰甘有扈氏南
 郊地名索隱曰夏啟所伐鄠南有甘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
 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
 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錫瑞案啟今文尙書作開白虎通論

衡引書皆作開可證也史記作啟疑後人據古文尙書改之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今文邦作國○史記夏本紀曰帝太康

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段玉裁說按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尙書考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注證枚頤書之偽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即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即觀也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蓋謂往觀地觀地即雒泃韋語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觀以西河畔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觀縣非雒泃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柴之爲胖作僞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錫瑞案段說非也尙書篇名如仲虺之誥高宗之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諸篇皆以之爲助辭是書序於四字篇名例加之字無訓之爲往者段氏以之爲助往觀說甚鑿而不辭蔡邕述行賦云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伯喈用今文說亦以歌爲詩歌不得謂尙書不當以詩歌名

篇也且斟灌臣瓚謂在東郡括地志謂在青州壽光縣段氏謂卽洛汭亦未可據引墨子諸書以證其說皆不甚塙錫瑞謂墨子所引武觀乃書逸篇之名並不在百篇內與墨子上文所引湯之官刑相類而非此五子之歌也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亦非此書太康離騷篇中康娛二字屢見曰日康娛而自忘又曰日康娛以淫遊則此康娛自縱亦當以康娛二字連文爲義其曰日康娛者卽指夏啟而言啟之康娛自縱略見於墨子竹書紀年山海經楚辭天問諸書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莫磬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紀年曰啟巡狩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山海經海外西經曰大樂之野九歌以下天問曰啟棘賓天辨商九辨九歌皆可爲離騷經之證離騷所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卽山海經紀年天問所云是也云夏康娛以自縱卽墨子所云啟乃淫溢康樂是也其下文云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蓋推本其禍由於啟之失道猶墨子言武觀之事而推本於啟之淫溢康樂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啟舞大樂於野故屈子墨子皆以爲譏以古書攷之則啟亦非賢主孟子以爲賢者爲世立教耳王叔師注離騷疑啟賢不應有此失乃禹啟之歌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間巷失尊位也引此書序云云是誤解
離騷而因誤解書序自叔師始不知康娛二字屢見於離騷不得
以夏康連讀啟九辨九歌明見於天問夏康娛以自縱緊承上句
不得移其過於太康叔師之注殊非屈子之旨惠氏又議改墨子
之啟乃為啟子以就其說更失之武斷矣蓋沿叔師之誤而未
辨正也若墨子所云武觀之事詳見於左氏內外傳周書紀年左
傳曰夏有觀扈楚語曰啟有五觀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啟之五子
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
壽紀年曰帝啟十年放王子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
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即五觀也據周書紀年
所說是武觀者啟之第五子故曰季子亦曰五子亦曰五觀乃一
人之名非實有五五人而此五子之歌則古文書序及史記所載今
文書序皆云昆弟五人是實有五五人而別為一事與內外傳周書
紀年墨子所云武觀者迥然不同段云五子必非五人不知其解
序之昆弟五人作何說也漢書古今人表曰啟子兄弟五人皆五
觀王符潛夫論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
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韋昭國語注曰五觀啟子太康昆
弟也酈道元水經注曰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
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為五觀者也諸說皆以五觀與五
子之歌誤合為一不知書序所云五子之歌在啟崩後太康失國

之際史記所載甚明而紀年所云武觀叛與來歸皆在夏啟在位
之時不在太康失國之後明明先後兩事何得強合為一且以五
觀為一人與序言五人違異以五觀為五人必無五人並封一處
之理路史云后啟五庶並封於觀其謬蓋不待辨武觀為啟季子
乃太康之弟此五人中或有武觀在內亦未可知若謂五觀即此
五人墨子所引武觀之書即此五子之歌則牽引傳會不可信矣
魏源書古微又改五子之歌為五子之過謂啟子五觀隨兄太康
失國過即左傳有過氏之過者往邊地逃難臆說無據俞樾羣經
平議能辨段氏之失又必牽引墨子以傳合歌字憑空撰出正樂
一層更無明證皆由不知武觀與五子之歌不得混為一也逸篇
既亡史記又未詳其事今古文說皆無可徵宜從蓋闕近儒所說
不敢附和又案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
子家降子雲言有仍二女似即左傳所云虞思妻少康之二姚五
文接以五子家降則以五子之歌與左傳言少康事相牽並論其
詳亦不可攷

義和涸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史記夏本紀曰帝中康時

征之作允征集解鄭元曰允臣名續漢書律厯志曰夏后之時義
和淫涸廢時亂日允乃征之陳喬樞說案此篇書序不言何時據

史記所載則在仲康時也鄭注以允為臣名顧命允之舞衣鄭注亦以允為臣名攷漢書古今人表允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允而不稱允侯是允為臣名信矣錫瑞案書孔疏引鄭曰允征臣名誤衍一征字毛奇齡作冤詞不知孔疏誤衍痛詆鄭君何不一攷史記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今文告作諸○史

記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諸索隱曰一作借上云從先王居故作帝借孔安國以為作諸告先王言已來居亳也錫瑞案索隱之說非也史記本作諸字何得解作帝借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諸是告為古文諸為今文馬鄭書序作告用古文史記引書序作諸用今文是史記引今文書序之一證其一本作借者因偽孔解先王為帝借淺人誤信其說乃改史記諸字作借以從偽孔帝借之說偽孔以為作諸告先王是其字未誤而解已誤近儒江王孫段陳氏父子皆莫能辨正遂不知亳是商州非偃師先王是契非帝借矣其所以致誤者由於亳非一地殷本紀曰契封於商集解鄭元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六國表湯起於亳徐廣曰京兆杜陵有亳亭是湯所起之亳在西方即契所封之商商頌稱契為元王故曰從先

王居湯起亳得天下其後遂以亳為大名故得天下之後遷都偃師偃師與景亳皆稱亳盤庚遷殷亦稱亳殷紂都朝歌而國語曰紂蹈于亳周時猶有三亳之稱是商時以亳為大名猶周起於京遂以京為大名而豐鎬維皆稱京也契始封商湯又起於商州之亳故國號曰商必非以相土之商邱得名偽孔乃云湯從相土之商邱遷於偃師之亳而偃師在東郡濮陽是河北非河南與偃師之亳相距甚遠惟括地志分列三亳之名而以偃師為帝借及湯所都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借之墟商湯之也都張守節正義據以為證不知括地志乃唐初人作其時崇尚偽孔傳會偽孔與皇甫謐之說所致之地豈足徵信古文書序云作帝告釐沃史記引序無釐沃二字或以是一事故省文古者二王後得郊天詩生民曰以歸肇祀傳曰始歸郊祀也箋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三國志注引虞喜志林云詩曰以歸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此後稷郊天之明證稷契皆帝借後同有大功於國稷之後得郊天契之後亦得郊天可知郊天祭感生帝以祖配之故篇名帝告謂告帝以下而已得郊祀蓋告黑帝汁光紀以契配之故篇名帝告謂告帝以下從先王居之事也大傳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者蓋如子產使都鄙有章帝告逸文湯居亳必施章乃服明上下者蓋如子產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之義古者遷都必改制度盤庚遷殷改奢即儉敷于民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湯之遷亳與盤庚遷殷同考工疏文
 選注引殷傳曰未命為士者不得乘飾車乘朱軒有飛輪又外紀
 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乘飾車乘朱軒有飛輪不得乘飾車
 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略湯令未命之士不
 得朱軒及飛輪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此施
 章乃服明上下之事也江聲說以先王為僂帝為黑帝足正偽孔
 之失惟以亳為僂師猶為偽孔所誤以亳近商地為從先王居尚
 未知亳在商州也謂亳在商州見俞正燮癸巳類彙魏源書古微
 書古微辨尤覈其略曰鄭注謂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為戰國
 商於之地今陝西商州故史記六國表序言禹與西戎湯起於亳
 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是湯都西亳為元王契
 始封商州之地故曰從先王居無緣降魯稱王且違諸侯不祖天
 子之誼是元王所都必是始封之商州而非商邱非景亳庶符史
 記三代皆起西方之誼尚書緯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尚書中候
 云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于洛降三分沈璧水經洛水
 出京兆上洛縣今商州地是亳為商州舊名故史記秦本紀甯公
 三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封禪書雍西亳社有
 三社主之祠說文亳為京兆杜陵蓋商之裔孫有世居亳地者故
 自稱祖號魏引史記緯書義最古足為今文遺說之證故具錄之

餘文繁
不備載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史記殷本紀曰湯征諸侯

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
 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
 之無有攸赦作湯征陳喬樞說案孔壁古文尚書增多之篇無湯
 征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乃殘章零句或亦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
 於伏生大傳中故太史公據之而錄入殷紀與孟子書所言葛伯
 放而不祀及仇餉事當亦在此篇中也錫瑞案皇甫謐謂葛伯甯
 陵之葛據之以證湯都穀熟不在偃師不知湯此時所居在
 商州之亳非偃師亦非穀熟也葛必近商州之地不可攷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

女鳩女方今文方作房。史記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

喬樞說案尚書釋文去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舊解
 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正義曰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
 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於鄭元為商書
 據此是古文尚書敘房字作方也偽孔本湯字作亳遇上多有乃

字是衍文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為湯見
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案伏生大傳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
制湯為夏之諸侯故貢伊尹於夏邠卿注孟子蓋用今文尚書家
說錫瑞案伊尹歸亳事亦見於大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
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亦大矣
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
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憫然歎
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是
以伊尹遂去夏適湯此即醜有夏歸亳之事自夏歸亳自北門則
桀都在湯都之北乃桀都在河北不在河南之證若桀都河南不
當入北門矣魏源書古微駁金鶚
桀都河南攷甚覈未及引此為證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史記殷本紀曰湯乃

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云云以
告令師作湯誓陳喬樞說案尚書正義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
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尚書之篇次
未知與鄭本古文尚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
伐昆吾語與古文尚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
不同如詩三家魯齊韓敘與毛傳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錫

瑞案史記載今文書序與鄭本次序不同此即今文不同古文之
明證湯誓在伐桀之先夏社在勝桀之後以先後之次論商書必
當以湯誓居首應以今文書序為正鄭本古文顛倒失次殊不可
據偽孔名傳古文其序次乃與史記同與鄭本異者王肅傳其父
朗歐陽尚書之學間引今文說以駁鄭此據史記以正鄭本亦是
一證史記載經文與古文不同說見本篇攷證陳氏明知今古文
不同猶為游移之說蓋陳氏不敢駁鄭且欲強引鄭君為
今文張目故不敢據史記之今文顯駁鄭本古文之誤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今文無疑至臣扈

史記殷本紀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漢書郊祀志與封禪書同云迺遷夏
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
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為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
遷之意鄭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
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
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
止也陳喬樞說攷伏生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
大至是湯之欲遷社以早故也偽孔傳以為湯革夏命遷社妄矣
案郊祀志與殷本紀合應劭注亦與鄭康成合是知皆本今文尚

書說也此先後之次依史記先湯誓次典寶次夏社偽孔傳以夏社列湯誓後既與鄭本乖異又與史記不合於今文古文皆無所徵非其舊之篇次也江聲說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遂與桀戰典寶敘言夏師敗績則是既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敘言既勝夏則是既敗夏師之後故此三篇宜次典寶仲虺之誥敘云湯歸自夏是既勝夏而歸也湯誥敘云復歸于亳則歸而至國矣故此三篇之後當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也故殷本紀錄此諸篇之敘先湯誓次典寶又次夏社而無疑至臣扈篇目次則仲虺之誥次則湯誥是順敘文而為之次也莊述祖說史記夏社次典寶後中謂之誥前與鄭篇次而為之次也莊述祖說史記是一篇其編篇次第鄭往不得其說此湯既勝夏與武王既勝殷序例不符又臣扈為大戊臣篇名次此亦當闕疑錫瑞案史記載今文書序次第殊然鄭與偽孔古文書序次第倒亂古文尚書不如今文此其明證史記無疑至臣扈篇目蓋今文本無之莊疑臣扈為大戊臣不當列此是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今文

作變誼作義篇次在夏社之前○史記殷本紀曰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朶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陳喬樞說案偽孔傳本湯下有遂從之三字史記所載無之則偽孔本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序中逸書二十四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與史記所紀次序不同蓋今文古文之異尚書釋文云誼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有義伯仲伯是今文尚書作義字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今文大坰作泰卷仲虺作中囂

陶中囂作誥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詞又作河則卷當為坰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正義曰陶古銘反段玉裁說卷坰雙聲不必改字正義云陶古銘反則誤謂卷為衍字也錫瑞案史記用今文而中囂皆古字者段氏謂伏生書中亦有古文是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記殷本紀曰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

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

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集解徐廣曰立一作土之一作政索隱曰謂禹皋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故云有立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為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形狀故黃帝滅之先王指黃帝帝堯帝舜等言禹皋陶以久勞于外故後有立及蚩尤作亂天不佑之乃致黃帝滅之皆是先王賞有功誅有罪言今汝不可不勉此湯誠其臣不道猶無道也又誠諸侯云汝為不道我則毋令汝之在國蓋言諸侯必有功於民乃得有國也云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當從徐本本有土則文義尤明皋陶不聞同禹治水據此則皋陶亦有治水之功史記又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是舜之五臣皆有治水之功矣此與甫刑言三后不同有皋陶無伯夷魏源云此湯以黃帝征蚩尤譬已之征夏述先王訓典不可不遵其言曰凡不道之人毋使在國此天所命人毋得怨也案魏以不道二句即是先王之言較索隱所解為順謂以征蚩尤譬征夏似猶非湯之意湯蓋泛引古事以誠諸侯耳魏又云維三月王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明是自東歸於商亳若景亳在桀都之東則湯當歸至西郊何為反至於東

咎單作明居

○今文篇次在咸有一德後○史記殷本紀曰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史記殷本紀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

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正義曰尙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集解鄭元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漢書律曆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紼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錫瑞案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引世本文與孟子合自可信據謂史記世本不可信豈孟子亦不可信乎偽孔傳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疏曲傳傳說謂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孔穎達信偽孔古文而疑史記所見與張守節相若夫孟子非傳記小說顧氏孔氏張氏皆非未嘗讀孟子者而既以偽孔傳為信則雖孟子有明文者亦不得不置之不顧凡暖暖姝姝守一先生

之言者其弊必至於此今人於偽孔古文之不可信戶知之矣而於古文書序之不可信猶未必知之也據劉歆所引書序與馬鄭偽孔本不異則此序非偽孔臆造然其文鵠突不明脫誤已甚成湯既沒之下即接以太甲元年脫去外丙仲壬兩代偽孔之說誤而解書序之文不誤蓋作古文書序者本謂成湯之後即是太甲並無外丙仲壬兩代也說與孟子不合必非孔子之舊宋人解孟子謂二年四年是年歲之年非謂即位年數亦為書序所誤其說尤不可通古者植遺腹朝委裘二歲四歲之君豈得謂不可立法本兄終弟及故不立太甲而立外丙仲壬若二年四年非即位年數孟子何必贅此二語以疑誤後人乎史記所引今文書序必無成湯既沒四字觀其前詳叙外丙仲壬可見古文書序殊不可信劉歆所引伊訓亦未必真孔壁古文其說解云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歆雖知有外丙仲壬兩朝而其說亦謬江聲嘗辨之曰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然則太甲元年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况太丁之沒又在其前乎歆言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誕妄甚矣江又自為說曰太甲除喪即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率之以祀方明也案江說亦未是太丁未居帝位不得與享明堂若太丁可與享明堂則明興獻王之入廟不得云非

禮矣古文書序已不可信其逸篇偽者偽真者亦未必不偽皆可一筆抹殺何必強為之說堯典正義載鄭注典寶序引伊訓曰載爭在亳又曰征是三艘劉逢祿云鄭所引載爭在亳即朕載自亳征是三艘即遂伐三艘用是見逸十六篇毫無意義故絕無師說且疑劉歆偽作以厭伏今文博士者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是史記殷本紀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

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廢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錫瑞案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史記之說與孟子文略同太甲訓三篇雖亡據史公所載今文家說猶可得其

大略古文書序止去太甲放桐三年無太甲既立三年之文史公

以爲太甲既立三年乃放於桐可補古文書序所不及蓋今文家

說如此也據孟子文亦有六年解者合兩三年爲一謂止有三年蓋爲古文所誤太甲雖不明暴虐亦必經歷數年訓之不改乃不

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後孔氏古文之次如此案江說於今古文分別未晰史記引書序多與馬鄭異自是今文此則今古文不異者也若以史公為同賈馬古文他篇何以不盡同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史記殷本紀曰帝

紀伊尹名摯為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

謚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夫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

禮葬祀以大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

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錫瑞案偽孔傳疑皇甫謐作而此傳與皇甫所說不合則謂盡出

謚手亦未必然孔傳與王肅之說又不盡同或肅謚二人故為參

差以揜其迹乎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自是古義成王葬周公亦

然蓋以伊周會攝位當國不嫌於僭作偽傳者不曉古義疑其過

分乃易之曰以三公禮葬孔疏以為情事當然攷古當有實徵若

以為想當然耳豈可信哉伊尹卒大霧三日見論衡感類引百兩

篇亦非皇甫臆造張霸百兩僅存此文未知出於今文

尚書否而王仲任引之則已見於今文家所稱說矣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今文又作艾下有作大戊三字。史記殷本紀曰帝大戊立伊

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

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戊封

禪書曰至帝大戊有桑穀生于延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

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尚書伊

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猶告也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起自

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

殷臣以巫咸為神事大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

咸之興自此始也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

共生傳曰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郊祀志

曰帝大戊有桑穀生于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

今文尚書文登卷三十

六

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遂闕大戊篇目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今文作伊陟讓作原命。史記殷

伊陟讓作原命江聲說史記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然則不應有伊陟篇目也蓋俗儒誤闕大戊一篇因而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爾贊伊陟者命伊陟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為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然乎莊述祖說史記有大戊無伊陟是大戊篇即伊陟篇史公從安國問故因得聞百篇之說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也錫瑞案二說皆從史記是也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本不盡合而如康王命作策畢之脫公字王錫晉文侯之增平字又經後人增竄並非馬鄭之舊不如史記可信馬鄭所見逸篇其真偽亦未可知馬以原為臣名與史記所云不合皆不可信者也段玉裁以為史記脫作伊陟三字殊未必然如其說則史記之與古文書序異者將悉以為脫誤乎陳喬樞從段駉江通信馬鄭之書不守史記今文家說斯顛倒之見

仲丁遷于躑作仲丁。○今文躑作傲。○史記殷本紀曰帝仲丁遷于傲仲丁書闕不具索隱曰蓋太史公知舊

志又引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做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日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虛之應也案伏生尙書殷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是也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即本之書傳也呂氏春秋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之矣錫瑞案陳說是也般人尙鬼蓋信祥異之事湯與大戊武丁桑穀當是三見傳者各異耳不必疑大傳與書序不合史記引書序是今文而亦載桑穀於大戊時今文說桑穀在武丁時也說苑君道篇非古文說桑穀在大戊時今文說桑穀在武丁時也說苑君道篇以桑穀為大戊又以為武丁敬慎篇與五行志引劉說亦以為武丁論衡感類順鼓篇以桑穀為大戊異虛篇又以為武丁子政仲任皆習今文而兼言大戊武丁是今古文不異巫咸釋文引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正義引鄭云巫咸謂之巫官與史公說同亦今古文不異者偽孔以巫為氏非也史記引書序多作大戊三字古文書序無之江聲說據史記之文則此叙當云作咸慶四篇大戊如虞夏書敘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飮之例而下又有大戊之文依古文篆籀之例則必不重出大戊字止于大字戊字下各加二畫而已如是則容有不察而認作單文之誤故云俗儒疏忽

有仲丁書今已遺闕不具也莊述祖說史記云仲丁書闕不具當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即有錄無書否則漢時亡逸者甚多不應獨舉仲丁一篇也錫瑞案史公不云作仲丁作河宜甲作祖乙但云仲丁書闕不具則似當時河宜甲祖乙之書皆亡而仲丁之書又闕不具也莊氏以為仲丁書闕不具亦書序語劉逢祿遂據之以入書序之文殊嫌專轍

河宜甲居相作河宜甲史記殷本紀曰河宜甲居相魏源說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壬仲丁弟河宜甲外

王弟又殷本紀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宜甲立案此二文絕不可解若河宜甲繼外壬而立不在太甲之前乎豈太甲以前尚有河宜甲一世乎若謂在太甲之後則太甲父丙壬為二世太甲子沃丁太庚為三世太甲孫小甲雍己大戊兄弟為四世共距成湯為五世共閱此九君其中並無河宜甲史記乃忽以河宜甲插入仲壬之後太甲之前然則書何以在太戊之後在太甲曾孫之列乎其遷相之書何以作于仲丁遷囂之後乎仲丁太戊子不且在元孫之列乎以此觀之則河宜甲斷斷為仲丁後之君斷斷非仲壬之子明矣斷斷不能在外竟至是乎錫瑞案魏說大謬史記書序者之顛倒何迴出情理外竟至是乎錫瑞案魏說大謬史記明云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宜甲立是河宜甲乃中宗太戊之子仲丁外壬之弟太甲之曾孫湯

之元孫本紀序次甚明魏氏乃誤外壬為仲壬又誤外壬之弟為仲壬之子妄誣史記及書序而於史記之文並未入目可謂大惑不解亟當浴以蘭湯者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今文圮于耿作遷于邢○史記殷本紀曰

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古文書序作圮于耿孔傳曰圮於相遷於耿正義曰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於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直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既毀乃遷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毫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元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此言稍為文便但不遷序當改直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于殷毫囂相耿與此

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錫瑞案史記引今文書序
無作祖乙之文云仲丁書闕不具則仲丁有書河亶甲祖乙亦有
書可知史公省其文耳而云祖乙遷于邢則古文書序作祖乙于耿文義
甲居相言之明是由相遷于邢也古文書序作祖乙于耿文義
鶻突不明孔傳云圯於相遷於耿其解書義甚是而與序文不甚
符合孔疏極祖孔傳於此獨疑辭謂是祖乙居耿為水所毀更
遷他處其說與序合矣然祖乙由耿遷何處未能指實疏引史記
遷邢不實指為自耿遷邢耿本是一地不能分為二也又引汲
冢古文疑為自耿遷奄復云不經之書未可依信是祖乙自耿遷
於何處實無可證孔疏說不塙矣鄭君云修德禦之不復徙孔疏
以為文便又謂上下皆為遷事不應此為不遷錫瑞謂鄭說亦屬
強辭非獨如孔疏所疑商人屢遷實由河患仲丁至盤庚其書皆
言遷都避水夫子刪書取之若此篇獨善其不徙上下諸篇又何
以善其徙水患非修德可禦陶唐即有水患堯舜何不修德禦之
必使禹治之乎鄭解祖乙云善其改政不徙馬解盤庚云取其徙
而立功馬鄭古文說矛盾至此豈復可信其所以牽強難通者皆
由書序鶻突不明致誤古文書序不如史記所引今文書序此其
一證陳喬樞祖護鄭義謂偽孔傳顯違書序不知偽孔說並不誤
古文書序乃鶻突不明耳鄭義於序文似合於經旨實不合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般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般本紀曰帝盤庚之時般已都河北

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般民咨胥怨不
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
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
後百姓由甯般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
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般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
三篇索隱曰向書盤庚將治亳般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
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三篇今古文皆有之史公非不見盤庚篇
史公固未之見若盤庚三篇今古文皆有之史公非不見盤庚篇
亦非不見盤庚序者史記所引今古文書序亦與古文不異云五遷
無定遂涉河南治亳即序所云盤庚五遷將治亳般也云般民咨
胥皆怨不徙河三篇之語蓋古文家省文也惟古文書序無小辛時思
盤庚為臣時事又數商亳器相耿為五孔傳不用其說以亳器相
耿與我往居亳為五此當以孔傳之說為是然孔傳不從史記說
而以上篇為未遷時作不得並數亳般為于今五邦陳喬樞引其
父左海經辨以傳疏為非而又用竹書紀年並數亳奄不知祖乙
序疏已先駁之謂不經之書未可依信此等新說不得闌入今文

家法當以史記所引今文書序為斷書作於
盤庚崩後正可並數毫般詳見本篇攷證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史記殷本紀曰帝武

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
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
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
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
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陳喬樞說案說文旻部云夔營求也
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夔求之傅巖巖
穴也許君所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夔求此據古文尙書也
史記錄尙書作營求是據今文尙書此與古文高宗夢得說今文
作得說皆一例也陸氏釋文所見馬鄭王本尙書皆得字營字
故無同異之文蓋由魏晉以來改寫者轉從今文耳國語楚語白
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類茲故不言
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
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
兩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父故
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得以為輔
又恐其荒夫遺忘故使朝夕規諫箴誨曰必交修無余棄也章昭
注賈唐二君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此時未得傅說潛夫論五德
志篇曰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為師乃使
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與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為太公
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惰怠也則勅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
高宗陳喬樞說王符所採當是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
丁於是作書曰云賈唐二君皆以書為說命賈治大夏侯尙書
其言必有本說命三篇雖亡然伏生為秦博士在末焚書之前
尙書百篇固所肄業者遺漢興伏生求其壁藏書已亡十七八而
百篇之序則固與所存遺書二十八篇同以教授齊魯之間故亡
篇之佚文賸句往往綴緝於大傳中賈君之言蓋本於今文家師
說相傳如是也而韋昭謂此時未得傅說以賈唐二君言為非不
知般庚三篇亦係後所追述且非一時之事則說命三篇亦何無
可追敘未得說以前事乎韋說泥矣錫瑞案韋說固泥陳說亦無
塙證王節信雖治今文者所引未必即是伏傳其文與楚語大同
當是引楚語之文耳賈治古文尙書兼大夏侯尙書而云書是說

命亦未必本之伏傳古文說命三篇雖亡而書序見存賈蓋見楚語所說與說命書序相合故以此書為說命耳今之伏傳雖殘闕不完然無明文未可增入若以漢儒所引尚書說皆臆決為出於伏傳則欲扶今文而反汨之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

之訓。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

王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

立祖已嘉武丁之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

訓錫瑞案金履祥以為祖庚釋祭高宗之廟蓋疑高宗在時不得

稱其廟號攷史公說高宗彤日及訓本在高宗立廟稱宗之後追

思而作金說非也高宗彤日篇義詳見攷證又禮記坊記篇高宗

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驩注云名篇在尚書陳喬樞說案鄭注尚

書序云高宗之訓亡江聲曰坊記所引高宗云當是此高宗之訓

也喬樞攷尚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系之武丁故五

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

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蓋今文尚書說如是也錫瑞案大傳說桑

穀事當在高宗之訓篇中說苑論衡皆載之詳見尚書大傳疏證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者。今文黎作

作紂。史記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

周恐奔告紂云云周本紀曰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

能為尚書大傳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

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囚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者江聲

說案戰國策魯仲連言紂醜鬼侯脯鄂侯文王不為咎周之故而

于美里史記殷本紀亦云然則紂囚文王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

以為畏惡之拘于美里者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

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

里據此則紂囚文王不無畏惡之意蓋史記二文不同者互相

備爾非異也據殷本紀言知文王之歎而告紂者崇侯虎也周本

紀言譖西伯者亦崇侯虎則告與譖是一時之言矣安知醜鬼侯

今文尚書文登卷三十一

在三伐皆勝之後載者為五年事史記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前
載者為四年事詳見本篇攷證以理而論文王被囚似不因三伐
皆勝若紂以三伐皆勝而惡之何以復有弓矢專征之賜似當以
史記說為是紂雖不無畏忌文王之意而咎周必應指乘黎江氏
明知史記與鄭義不同必欲強而同之由於不曉今古文家法非
可合一史記云竊歎而囚赦出而賜弓矢安得以為醢鬼侯脯鄂
侯適當三伐皆勝之後乎者黎紂受今
文古文之異段玉裁陳喬樞辨之已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今文作大師少師○史記殷

師少師謀遂去宋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云錫瑞案史記兩處之文畧異說見本
篇攷證今文以大師少師為樂官與古文作父師少師說為箕子
比干者大異陳喬樞定今文書序仍從古文作父師少師未免童
牛角矣

馬矣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今文

泰作太○史記周本紀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
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

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奔其先祖
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
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齊太公世家曰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
蒼兕蒼兕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
此太誓錫瑞案據齊世家說則太誓首篇乃武王與太公共作今
略見於史記所載小司馬索隱於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下曰
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為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又曰按今文泰
誓流為鵬又於齊世家蒼兕蒼兕下曰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也
小司馬及見今文太誓其說當可信周本紀自祭於畢至白魚
赤鳥等語皆見今文太誓其說當可信周本紀自祭於畢至白魚
紀說則太誓下篇乃武王傳與尚書中候必今文泰誓之文據周本
史記亦未多引所云武王編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蓋史公約中篇文也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云十二月戊午
者殷之十二月周之一月古文書序據周正言史記用今文說仍
據殷正其義非有異也太誓三篇首篇言觀兵事則一時所由伐紂
二年再伐紂事蓋三篇本非一時之事而作則一時所由伐紂
追溯觀兵時事而並言之故書序總云作泰誓三篇史記亦未分
列三篇之目說者不察乃分十一年為觀兵一月戊午為伐紂前

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可通或又以爲序有脫文
 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則序並無脫誤史記云
 虞芮質成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
 須明年敗者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
 都豐明年西伯崩與大傳云七年而崩合是史公用今文說也又
 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七
 年今誤十年孔疏所引不誤詩人蓋魯詩亦今文說也云武王卽
 位九年欲修文王業當以位字絕句九年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
 乃武王卽位之二年所謂再期觀兵觀兵還師居二年而伐紂蒙
 文王受命七年爲十一年所謂再期觀兵觀兵還師居二年而伐紂蒙
 午師畢渡盟津與古文書序所云皆文義一氣相承年月日必是
 一時之事而漢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
 侯會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是班孟堅始分觀兵爲十
 一年師渡孟津爲十三年其說本於劉歆歆蓋據逸周書以爲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故以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三
 年僞孔傳用歆說較史記皆差二年而崩又從劉歆等專信鄭說與史
 古文說既從大傳史記文王七年而崩又從劉歆等專信鄭說與史
 三年伐紂與再期觀兵年數不符江聲王鳴盛等專信鄭說與史
 記今文大相柄鑿矣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
 變淫聲用亂變正聲以悅婦人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案小顏時

太誓見存史記所引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云云塙是今文太誓
 龔自珍劉逢祿力辨太誓爲僞謂伏生傳書無太誓今攷大傳史
 記所引伏生史公實親其書史記此文與牧誓相出入未可盡疑
 其僞也書傳所引太誓佚文江王段孫陳魏諸君掇拾已詳皆有
 成書茲不備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今文三

千人受作紂。史記周本紀曰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
 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
 牧野乃誓齊太公世家曰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魯周公世
 家曰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錫瑞案虎賁三千
 人古文書序作三百人孟子盡心篇曰武王作牧誓錫瑞案虎賁三千
 南子泰族訓風俗通正失篇皆作三千與史記合韓非子戰國策
 亦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聲說司馬遷曰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破紂之國江聲說司馬遷曰革
 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江說甚塙宜據史記諸書訂正書
 序之誤字古文書序多譌誤不可信此亦一證又案齊世家十一
 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是徐所見史記有作十三年者史記前後文
 皆作十一年其作十三年者後人據僞孔說妄改之周本紀作二

月齊世家作正月蓋周本紀亦後人妄改知者周本紀集解徐廣
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是古本史記有正
月二兩本不同武王師渡孟津古文書序以爲一月戊午周本
紀以爲十二月戊午相去一月殷之十二月爲周之正月史公既
用殷正爲十二月戊午至甲子相去僅七日則甲子當爲正
月不當爲二月齊世家作正月是也據徐氏說則周本紀亦有作
正月者作二月乃誤本耳漢志用古文書序一月戊午之說則當
作二月甲子史說用今文書序十二月戊午之說則當作正月甲
子自今文之說爲古文所汨淺人多以古文妄改今文乃致前後
參差不合猶幸其有參差之迹尙可攷見今文遺說據魯世家說
牧誓乃周公佐武王作猶太誓
首篇乃太公與武王共作之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本紀曰武王乃罷兵西歸
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段玉裁說按行狩即歸獸也古獸狩通用淮
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蕙蟲薶狩即惡
蟲弊獸也孫星衍說史公說獸爲狩者詩車攻云搏獸于敖後漢
書安帝紀注引作薄狩于敖又漢張遷碑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
有以狩爲獸古字通用錫瑞案段孫二說謂獸狩通用是也而謂
史記以狩爲獸則大誤獸狩通用可段狩爲獸亦可段獸爲狩此

序所云是巡狩之狩非禽獸之獸古文書序云往伐歸獸乃段獸
爲狩字史記引今文書序云西歸行狩正用巡狩本字西歸行狩
卽是歸狩非史公段狩爲獸也所以知史公非段狩爲獸者周本
紀以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之文置於營成周於洛邑之後
則以歸馬放牛之文說不以歸馬放牛爲罷兵西歸行狩時事卽不
得而伐殷歸而巡狩其義與今文不異史記用今文作西歸行狩
則文義尤明解者誤以古文書序爲用本字則往伐歸獸近於不
辭矣又誤以史記用狩字爲借試易其文爲西歸行獸尤不可
通良由不知古文是段借今文是本義耳武王行狩古有明徵周
頌時邁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左氏傳以爲武王克商作頌是時
邁所云巡守塙是武王之事卽在作武成之時樂記引孔子之言
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序所謂往伐也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序所謂歸狩也樂記亦有散馬牛之語而在濟河而西之
後遠不相屬作偽古文武成篇者不知序獸字是段借乃取史記
樂記歸馬牛之文以當之殊不知史記樂記上下之文皆不以歸
馬牛爲此時事其謬固不得言江段諸君攷證至塙乃徒用顏師
古匡謬正俗之說改獸爲豕斷致辨不知引史記改獸爲狩皆
由不攷今文之義遂不得歸獸之義矣孔廣森引周書世俘解武
王狩禽之事以爲狩是田狩世俘解卽古之武成魏源書古微從

今文句書文登卷三十一

之案世俘解語多誇張不可信據劉歆三統術以世俘解為武成乃古文家傳會之詞狩在紂都非歸後事不得謂之歸狩與今文序西歸始可通也據史記今文義定之即知以世俘當武成非是西歸始可通也據史記今文義定之即知以世俘當武成非是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

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

箕子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無臣禮故於十三祀

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

來朝錫瑞案史記與大傳不同史記問鴻範乃封朝鮮大傳封朝

鮮來朝乃問鴻範史記云十一年伐紂十三祀為克殷後二年與

劉歆及偽孔說異詳見本篇攷證及尚書大傳疏證周本紀不云

作鴻範所引實是今文鴻範序說知者鴻範一篇並無問箕子殷

所以亡之事蓋今文序說中有之據史記所引猶可得其大畧以

存亡國宜告者箕子不忍言殷所以亡故以存亡國所宜有告武

王也正義曰以周國之所宜言告武王其說非是徐廣曰存一作

前亦非也段玉裁說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

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

案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

者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錫瑞謂

說文引洪範五處作商書引微子弗其耆長我興受其退兩處皆

作周書若以為誤不應皆誤疑用今文家說以微子為周書洪範

為商書則商書周書仍合各四十篇之數故儒林傳以洪範列於

微子之前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集解鄭元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

著王之命及受物陳喬樞說古文尚書敘封字作那班下無賜字

西旅獻葵大保作旅葵釋文葵馬云作豪首豪也正義曰鄭云葵

國人遣其首豪來獻見於周陳喬樅說今文尚書序用豪本字故馬鄭

疑作葵者古文尚書用假借字其今文尚書序用豪本字故馬鄭

注均讀葵為豪讀從今文也錫瑞案今

文無可攷陳說亦未見其必然姑存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正義曰鄭元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周禮

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錫瑞案鄭君用今文說殷爵三等公侯

伯異畿內謂之子是殷時遠夷亦稱伯不稱子男故巢雖九州之

外蕃國世一見者亦得稱伯矣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史記魯周公世家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

質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匱中明日武王有瘳陳

喬樅說案尚書釋文云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馬所據古

文尚書序亦與史記文同又案三家傳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金

縢次大誥後尚書大傳次序亦然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

公歿後故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敘百篇先後之次第據史記周本

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微子開代殷後故初作大誥次

作微子之命是書敘篇次金縢仍在

大誥之前也錫瑞案伏生以

金縢次大誥之下今文家說如是若史記並無周公作金縢明文

其序事之中雜見金縢一篇之文直序至周公薨後此史家記述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史記周本紀

羣弟疑周公與武王作亂畔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

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初管蔡畔周公討之三年而畢

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

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段玉裁說本紀與世家

相合惟二年作三年恐是譌字蓋此與世家皆述金縢居東二年

罪人斯得也不應世家作二此作三錫瑞案段說是也大傳云周

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即謂誅武

庚及管蔡之事若三年踐奄又在後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今文啟

記宋微子世家曰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
 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錫瑞案古
 文書序作啟史記作開此史公用今文之證世家與周本紀皆於
 作微子之命時云國於宋則其先非封宋可知周本紀言武王封
 諸侯有焦祝蘄陳杞與齊魯燕管蔡而無宋是微子當時未封宋
 宋世家云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
 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是其先仍復封於微續殷祀乃
 武庚及武庚誅始封宋也觀周本紀所載祝蘄陳杞與樂記同而
 獨無宋其義可見鄭注樂記云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
 代殷後詞不別白未免混淆自虎通攷黜篇曰二王後不貶黜者
 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即
 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其說與史記合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文畝作母歸作餽。史記周本紀曰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
 王以歸周公于兵所作歸禾徐廣曰歸一作餽魯世家曰唐叔得
 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東土作餽禾索
 隱曰尚書作畝此為母義亦並通陳喬樞說案母疑是晦之壞字
 古文尚書序作歸禾歸餽二字古相通用如古論語作饋魯論語
 饋字為歸是其證也歸餽古今文之異史記據今文尚書本用

餽字而周本紀餽作歸與魯世家異者疑是後人轉寫依古文尚
 書改之觀徐廣音義云歸一作餽可見舊書本是餽字也錫瑞案
 陳云歸當為餽是也云母為晦之壞字則非尚書大傳曰成王時
 有苗異莖而生同為一穗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
 苗為一穗抑天下共和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大傳所云
 異莖即史記所云異母今文序作異母與古文序作異畝其義不
 同陳氏強改今文以合於古文失之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家曰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
 作旅也索隱曰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陳
 喬樞說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旅說文云旅古文旅古文
 以為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旅故旅字亦作魯也魯秦和
 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道云魯古文旅是已索隱乃云魯字誤史
 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即旅字見篇名
 嘉禾遂改魯為嘉耳旅與臚通臚猶傳也旅天子命者謂傳天子
 之命也又漢書敘傳云大夫臚岱集注引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
 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喬樞
 謂據孫氏瑞應圖言周公受嘉禾有獻之文王之廟語攷史記六

國表云臚於郊祀漢書郊祀志載郊祀歌云殷勤此路臚所求又云遍臚歡騰天歌又云卉汨臚析奚匱則此旅天子命謂奉天子命獻於文王廟於義亦通錫瑞案據陳氏說魯即旅字嘉是誤文鄭注書序云嘉禾亡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王鳴盛以為壁中書於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陳喬樞以為如九共帝告逸文皆載之伏生傳段玉裁以為取張霸百二篇劉逢祿以為劉歆偽造錫瑞謂尚書自今文二十九篇外其真偽皆不必深究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史記周本紀曰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衛康叔世家曰周公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且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漢書地理志引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陳喬樞說案說者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生大傳言天子太子年十八謂之孟侯誼異疑非用今文家說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尚書序不同喬樞謂地理志所引乃大誥之序非康誥序也據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云周公

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是班約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序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原文也其以康叔號曰孟侯者蓋本小夏侯說固之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知其家世是習小夏侯之學也錫瑞案陳說是也夏侯尚書後出間有與古文合者已失伏生之旨據史記康誥酒誥梓材是同時作史記云衛康叔康是號謚甚明詳見本篇攷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史記周本紀曰成

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錫瑞案據史記今文說召誥洛誥實同時作伏生大傳云五年營成周與史記稍異者蓋周公於五年營之七年始成之耳史公與伏生之說非必違異詳見本篇攷證大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史公於周本紀云復政乃營洛魯世家云營洛乃復政二說亦稍異以伏生之義斷之當從魯世家為正蓋洛未營制作未定未能即致政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今文作毋佚。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

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段玉裁說：按本紀言作多士，

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本紀作無逸，世家作毋

逸，以世家作毋為不誤。錫瑞案：段說可通，而推史記之意，似不盡

然。說見本篇攷證。世家作毋逸，當本一作毋佚。上云有所淫佚，作

佚，可證王仲任用歐陽尚書論衡引書正作毋佚。本紀世家逸字

疑皆後人改之。世家云周公奔楚，與論衡引百文說同，則世家兼

采古文說，非盡今文說也。亦見本篇攷證。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史記

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

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集解：馬融曰

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

以為周公苟貪寵也。錫瑞案：史公用今文說，甚明。召公不說周公

即疑公之攝政當國踐阼也。集解引馬氏古文說，謂周公不宜復

列臣位，是在歸政之後，不在攝政之時。以古文說解史記，今文大

相柄鑿。周本紀魯世家雖不載作君奭事，無以攷其篇次，而據燕

世家引今文書序以為踐阼時作是當，列於大誥，金縢之次，不當

在多士。毋佚之後矣。古文書序但云召公不說脫去周公踐阼，召

公疑之，語遂不知。召公不說何事，此書作於何時，乃列之成王

政將蒞姑前，馬鄭遂以召公不說周公復列臣位解之。由於篇次

既淆，故事實全誤。陳喬樞謂鄭君用今文說，不知其與西漢

申屠剛、孫寶及王莽傳羣臣奏引相去千里，辨見本篇攷證。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史記管蔡世家曰：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

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

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索隱

曰：按尚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

攝政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錫瑞謹案：周公封魯在武

王定天下之初，周公攝政之初，魯世家曰：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

伯禽代就封於魯，是也。史記之說甚明，初不待七年致政成王封

伯禽為周公後，伯禽始就國也。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

傳曰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蓋亦以為魯國卿士與史記說不異
作偽古文者不攷史記以為當時未封伯禽尚無魯國不得有魯
卿士於是刪去魯字但云周公以為卿士若以為王朝之卿士不
知王朝卿士乃執政之最尊者周公之屬不得有卿士之稱也偽
古文顯與史記相違索隱據偽古文以駁史記尤謬堯
典正義云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以駁史記尤謬堯
周公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其數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
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
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
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與魯侯
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與即此代淮夷王伐淮夷徐戎並與魯侯
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元謂此伐淮夷魯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
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
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錫瑞謹案困學紀
聞云大傳之序有揜誥孔廣林疑揜即奄揜誥即成王政然無明
文可攷史記不載成王政篇目周本紀於多士無佚之後多方之

前有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之文東伐淮夷殘奄即此序所
云東伐淮夷踐奄也遷其君薄姑即下篇將蒲姑序也史記不載
篇名已詳事實是史公所據今文書序亦以成王政將蒲姑二篇
與多方相次皆在周公反政之後矣今古文既無殊旨則孔傳成
王即政親征之說甚合經義鄭君偶有不照以成王踐奄與周公
踐奄誤合為一遂疑編次有誤近儒不攷史記必欲崇鄭抑孔不
知書序孔子所作史記今文序與馬鄭古文序不異乃妄議移孔
子之序以就鄭說真所謂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矣孔疏申傳
不誤引費誓為證則非是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
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是
伯禽伐淮夷在居攝奄叛時不在反政後奄再叛時
孔疏不攷史記之文乃謂成王即位始封伯禽殊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記周本紀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釋
文云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漢書地理志曰成王時薄姑
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錫瑞謹案薄姑氏即蒲
姑氏蓋今文作薄也古文書序以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為君爽篇
之序史公據今文說以為將蒲姑之序者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本
是反政後事非踐阼時事君爽乃周公踐阼時作今文家說是也

是反政後事非踐阼時事君爽乃周公踐阼時作今文家說是也

殘奄因奄再叛與大傳所云三年踐奄並非一事前之奄君名薄姑後之奄君遷於薄姑亦非一人詳見多士篇攷證江聲陳喬樞說皆非是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史記周本紀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錫瑞謹案周公居攝三年踐奄王不親行此序云成王歸自

奄乃奄再叛而王親征之塙證詳見本篇攷證

周公作立政在周官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今文篇次在立政前

既紂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魯世家曰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

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江聲說案此敘與上三敘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時

也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先後之次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王鳴盛說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

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康成立政是成王

即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也錫瑞案偽孔固謬江王二說亦非史記以周官立政二篇相接連文為義則二篇是一時所作何得分

周官為攝政三年事立政為七年致政事乎史記云天下已安官政未次序於是公作周官立政若攝政三年時方踐奄日不暇給

尙未建侯營洛何得云天下已安亦未制禮作樂何遽能次序官政史公以作周官立政列於周公反政之後在豐病將沒之前則

今文家說必不以作周官為攝政時事矣魯世家云成王在豐與周本紀云在豐相合本紀云既紂殷命襲淮夷亦與古文書序同

者蓋周官篇中必有紂殷命之語故序追溯前事言之如多士多方皆去克殷已久而皆追述克殷之事今周官篇亡無以攷見其

文而據史記所列次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必不以紂殷命為此時事也鄭以成王政至周官皆為攝政時事與古文序及史記所引

今文序皆不合江王曲意袒鄭不攷古義陳喬樞引其說又不加別白但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合不知鄭以周官為攝政

三年作與史記大不符疏失甚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今文作息

本紀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本紀北發息慎集解

引鄭元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慎與史記合
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江聲本作界說云界賜也書或為辨辨古
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
卑與界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為予或解為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
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為使者悉改作俾故此界字正義本亦改作
俾史記錄此敘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改為界錫瑞案江說
是也段玉裁泥於卑界不同部謂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
王俾榮伯賄肅慎作賄肅慎之命共十王字殊嫌專輒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史記魯世

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
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錫瑞謹案史記不載作亳姑之序而此數語在作周官立政之後
與古文作亳姑序合是即亳姑序也下文周公卒後秋未穫云云
與金縢後半篇文同孫星衍疑金縢秋大熟以下為亳姑文誤入
證以史記孫說信而有據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
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
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
與史記文同是史公引伏
生說也詳見金縢篇攷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禮記鄭注曰君陳蓋周

尚書今亡又毛詩譜曰周公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正
義曰鄭元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
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錫瑞案史記不載君陳書序今文說
無可徵戴記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坊記緇衣皆引君陳篇文鄭
注禮記多引今文家說或有所據未必但以序文同蔡仲
而臆斷君陳為周公子也正義引鄭坊記注作中庸注誤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將崩

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
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
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
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段玉裁說按康誥當
云康王之誥太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為二篇
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錫瑞謹案伏生傳
經二十九篇實當并數康王之誥疑今文博士增入大誓乃合顧
命康王之誥為一篇耳史記分顧命康誥之序為二即本伏生之

書說見本篇攷證史記於康王之誥曰康誥與康叔之誥曰康誥
正同康王之康為謚號康叔之誥稱康亦當為謚號說見康誥篇
攷證史記曰申告云云蓋隳括顧命一篇之義或以節儉毋多欲
解不平富不務咎之文以篤信臨之解底至齊信之文義亦可通
然史記明分顧命康誥為二篇不平富
等語在康誥篇中不當引以解顧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今文冊作策畢下多公
字○史記周本紀曰康王

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漢書律厯志曰康王十二年
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
王命作策豐刑劉逢祿說鄭所見逸篇不可考要非此篇也三統
術劉歆所造不可信聞之師說康王命作冊句畢分居里成周郊
句畢命非命畢公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
所謂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
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
不用錫瑞謹案古文冊字史記引皆作策蓋用今文畢下古文書
序脫公字不辭史記多一公字此古文書序不如今文之一證也
莊述祖執古文誤本反疑史記公字為淺人所加謂畢命非命畢
公當訓終其說新奇別無證據史記明明有公字可信以為淺人
所加可乎書序述聞所引莊說多拾宋人餘唾而加以穿鑿不可

從劉逢祿魏源
顧信之何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今文作君雅○禮記緇衣引
作君雅鄭注曰雅書序作牙假

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釋文云君牙或作君
雅是古文尚書別本亦有作雅字者緇衣篇則據今文作雅也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今文冏作騶○史記周本紀
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

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國之政作騶命
集解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漢書
古今人表伯冏列上中第四等師古曰穆王太僕也王應麟漢藝
文志攷證尚書大傳冏命為騶命是今文作騶命說文亦部云騶
从亦亞周書曰伯冏是許君所據古文亦作騶字矣古文書序云
太僕正史記作申誠太僕國之政則其義不同蓋今文家說太僕
即周禮之太僕不必作太馭解師古曰穆王太僕是也國之政謂
國之政事太僕掌內朝之法職雖卑而位親任重故申誠以國政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今文呂作甫○史記周本紀曰甫
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集解

鄭元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為相段玉裁說大雅崧高鄭箋云
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按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呂侯

十八篇以斗喻百篇之敘也錫瑞謹案陳氏解斗七宿似涉傅會以序當二十九篇之一不如併數康王之誥為塙而謂伏生尙書有序則不誤伏生尙書有序史記所引乃其塙證近人著新學偽經考辨今文尙書無序駁陳氏十七證甚力謂史記所載篇目乃書序襲史記非史記采書序其立說誠辨矣然史記本紀世家所云作某某塙是序文體例太史公自序即本其體逸周書之序其體例亦如此若謂史記非采書序所云作某某當作何解豈史公自言所作耶抑史公別采一書耶不是書序究是何書此書何名何人所作耶

今文尙書攷證卷三十



受業 袁崇濂 校 夏承慶

